

目錄

No.8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輯

紀弦	人肉包子系列	1
秦松	煙火/水/酒花/鳥聲	1
葉維廉	普羅斯旺夏天的落日	2
徐江	柳棗	2
陳人華	歸來/天衣	2
黃奇峰	過韓仙子橋	2
陳銘華	對看/槍桿子裡出政權	3
明迪	自言自語/遺言	3
哲明	時間	3
夏野	石頭記	4
秀陶譯	愛的解剖	4
秋原	鳥的變奏	6
臧棣	線索學	6
詩創作		
李雲楓	安麗絲	7
方明	魅影年代	7
非馬	失樂園/都是年輪惹的禍	8
沙馬	水上的紙船	8
孟芳	點燃暗夜裡的玫瑰	8
遠方	上元問月/油價	9
章治萍	行者	9
井蛙	我害怕第三只耳朵	二首 10
俗子	品蓮/凱撒之死	10
蔡克霖	六月二首	11
歐陽柏燕	學習	11
燕子	瓶子最後的奢侈/離	11
魯鳴	我聞到了空氣中……	15
冬夢	玫瑰的淚/番奔溪行/空燒	16
杜風人	酒杯中信仰	16
心水	故鄉	16
嚴力	中國人點滴 三首	17
秋夢	孫行者	17
姚彬	重慶, 3點零6分	二首 17
劉川	我想哈里不會來	18
施漢威	接枝	18
梁宇廣	一個人的夏天	18
呂建春	從總統府廣場回來	19
藍斯	千種立姿的夜	19
錢志富	當我洗手的時候	二首 19
向明	吳興街組曲	20
馬帝爾	飛機從屋頂飛過	20
塞遙	鳥及其它	20
姚彬	路過/我能講述的生活	21

路痕	遇合	21
南方狼	河流	21
鬼金	作品6: 儲藏室	三首 22
趙四	情絲萬縷/消失	22
馮學良	白玉美人	22
張耳	虎女	23
野鬼	為背叛者祝福	23
蔡寧	桃花/梨花	23
沈浩波	六個好朋友	24
唐果	外面陽光很好	三首 24
陳國正	黃昏來時	24
黑棗	再見	三首 25
莫云	夜正沸騰	25
羅鐵	日曆/雨後	25
李斐	英雄	26
林忠成	黑貓一號/暈	26
葉盛生	野史的缺頁	26
北塔	騎車回家的人	27
任知	2003年12月27日	27
婉冰	單程票	27
吾同樹	思考與陳述/他的孤獨	28
安安	詩人	28
羅立	夏夜	28
揚子	蓮/松樹和白楊	29
黃伯飛	在道中行	29

詩家園論壇作品輯

☆龍哥: 望菊/菊婚 ☆沈河: 火一位老人
☆羅蕭: 黑黑白白的夜晚 ☆趙貴邦: 斷裂
☆可風: 不眠的午夜/那個時候 ☆傷痕:
山坳/轉身 ☆漢風: 收集/在陰雨的房間
裡 ☆青城: 我們 ☆何武東: 4月的一次會
議/論寬恕 ☆大雁: 嫁妹/愛情 12-15

譯詩

陳殿興	格里戈里耶娃詩抄	30
金舟	露斯·斯通詩作選譯	31

評介

黃伯飛	讀詩小札	32
秦松	魔幻荒誕之外……	32
董克勤	命中靈魂某個部位	32
任知	《唐》外論	33
劉耀中	Apollinaire	36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秦淮遊船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啓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申復華 (溫哥華)
西牧 (多倫多)
林德功 (三藩市)
蔡克霖 (南京)
非非 (洛杉磯)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紀弦

人肉包子系列

之一

二次大戰期間，從華東到華西，遼長的流亡途中，在湘黔交界處，我走進了一家黑店，差點兒變成肉包子。

如果我要的四兩茅台，一口乾掉了的話。

之二

結果那黑店的女老闆和兩個年輕的店小二，都被當地警察捉將官裡去了。

倘若我已經被他們做掉，我的陰魂不散，必定會設法教一個不喝酒的顧客在包子肉餡中發現我的頭髮和指甲。

2004年3月舊金山

■秦松

煙 火

煙在草上飛在我手上休息在我足下遊思

如煙如雪我煙我在我飛我思我化還是點起我手上休息的煙以永不休止的手

煙是火的完成火是雪的完成我是煙的完成

我是煙的過濾者當碰到某種事故也要戴上口罩如受刑 我是煙的煽動者以火

水

有山有水沒有山也有水 除非是你見山不山見水不水的“空”

一片陽光的殘雪走在雪融後的雨中頭上是雨水腳下是漸增的泥水

汝說夜如水情如水時光如水如女性如水

確是令人纏綿不已的水的渦漩

至於傘無論雨傘陽傘也必然是女性所專有

我用過一把黑雨傘 我所戀戀的原黑如一個衣衫不整的女巫 常常遺忘在陽光裡或者喪失在毫不風趣的大風雨中

只好不用傘或者由她為妳舉傘一如

水的纏綿於水中之水

夜雨閃亮如女性的呼喚如時間暫停水中聽雨

暴風雨又另當別論

雨雪齊下則如纏綿在白色的溫柔上

至於水土泥濘則從纏綿而成為一種無理的糾纏

酒 花

煙我以煙 酒為汝乾

不獨飲不獨乾也不能說是眾人皆醉我獨醒

這是多麼的寂寞？酒以為然否？

以酒澆愁 不如以水澆花好玩

愁以為然否？知己無多去問花

只要酒花不倒置 花無邪酒還是為汝乾

醉不在酒 酒不在愁

汝以為然否？舉杯問壺中日月

鳥 聲

雪後一群鳥聲如自雪林釋放在一株赤裸的樹上叫吵不休不知所云

起起落落整個的下午什麼也沒有留下 留下一個殘餘的四點半鐘的月亮

亮

或許不是殘月也不是初出 由於月在鳥聲之前已當空等鳥聲落盡回到無聲勝有聲

無聲勝有聲

風等不及枯禿的裸樹長出葉子而起而落如夜的另一種釋放

2004年3月4日在直射市

■葉維廉

普羅旺斯夏天的 落日

整整十天以後，在午後九時，沉重白熱的羅網，直徑 200 餘里，準備退卻，終於由兩隊黑鳥的嘴巴銜著，一隊向東飛，一隊向西飛，拉成一條薄薄的橙紅的線，頓然碎成一球噴瀉的紫雲，包起黑沉沉的葡萄田，包起普羅旺斯的愛克孜①呢喃呢喃的噴水池，小城“索河上的島嶼”②潺潺的運河，博里③蜂巢型的石頭屋，佛朗藪④一匹一匹的酞紫的薰衣草，方納斯克⑤纍纍的櫻桃林，杜隆姆⑥的桃杏，梵谷燃燒的向日葵，毫不留情的裂耳的蟬鳴，浮庫魯斯全部教堂同時敲響的鐘聲，包起戾堡 (Les Baux) 鬼魔岩石廢堡……全部丟入我最後的一杯濃濃的 espresso 咖啡裡，我們一起沉入風雨交加黑旋風的夢裡。

2003/6/17

- ① Aix-en-Provence
- ② L'Isle-sur-la-Sorgue
- ③ Bories
- ④ Valensole
- ⑤ Venasque
- ⑥ Drome

■徐江

椰 棗

在江南食品店看到椰棗，長長的，在櫃檯下發深色的甜香。猛的就想起小時候跟父親一起上澡堂的情形。可能一共就那麼一次，但甜膩的椰棗，開始從記憶裏往外放水蒸汽。

那時澡堂休息室裡可沒有按摩小姐，床上鋪著白色毛巾被，休息室和理髮店是通的。我知道，那麼甜的椰棗，產自伊拉克。

現在，也就是三十多年以後，我想：在後來，那些戰火紛飛的日子，一隻什麼樣的手，把它們從樹上摘下來？

2003 年寄自天津

■陳人華

歸 來

居然說到了平安。拘謹和榮耀在聚集。公園裏展出的恐龍，動作聲音都那麼假，童話卻就在當場。路人可作旁證，握手。別說對面身份顯赫，一陣風使門猛然迎面劈到。在繁華的雲端，吹水，說不屑一顧的話。是的希世美景，歸來看金魚了。池裏一個金色的黎明，一個金色的黎明而時光已經下午。它沿著人生透明了過來，它在想找一個親人或知己，傾訴。這是生命的潛能和魚的驚恐。而風來去無蹤，不時閃出，擊中目標，使城隅嘶叫變形

天 衣

擁擠的麥當勞，計程車、華美和高貴。超市的長椅上坐著的夢可以上溯二十年。這是時光所帶走的，也是時光所留下的。它們就像我的一群奴隸在天衣飄飄，而真正的奴隸是我。一陣短暫的輕煙，可以在存活空間的某個角落支撐一輩子，白杯倒上綠酒；錯錯，街道迅速紅暈啊盲目的珍藏超過了事物的知覺長度，它們永不知道，我漫漫的來、漠漠的去

2004 年寄自廣西梧州

■黃奇峰

過韓仙子橋

踏上橋頭，一片大唐風景，映入眼簾。橋下河水滾滾，鱷魚翻湧。唸了一遍韓文公的〈祭鱷魚文〉，蠻荒的潮州，就開化了。

心存造化，望能遇上韓大人，向他請教詩文。彳亍而行，心境給兩岸美景映得舒坦清明。可惜文公未遇。瞬眼過了橋，來到李嘉成出資興辦的“汕頭大學”，看見莘莘學子進去，菁菁英才走出來。自己也走進走出，頓時脫掉俗氣，飄然欲仙。加以飲飽兩岸風光，一串詩象浮上心頭，有出口成詩的衝動。才走了一段仙子橋，就從蠻荒走進文明，從唐朝走入現代。

2004 年加州

■陳銘華

對 看

我的眼睛雖然不能媲美阮籍能作青白，但也有兩個世界：右眼看到的美麗姣好，所以近視一直加深；左眼看到的較多崎嶇不平，所以度數雖然減半，卻疲憊不堪。往往另一邊的太陽已落下，這一邊的仍遲遲未能升起，有點像鄉野傳說的陰陽眼，不同的是陰陽眼白日觀陽，黑夜察陰而已……由於這種逆差，我看到你眼裡也有不同的四個世界

卻不知在我的眼睛裡，你又看到多少個世界？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2001年10月31日洛城

槍桿子裡出政權

槍者，兵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政權者，凶器也，老百姓不得已而用之

玩具者，器具之一也，人人得而狎玩戲弄之

是以A等於B，B等於C，A乃等於C。不管好槍、壞槍，只要老百姓不嗆，玩具槍裡都能出政權

2004年3月19日洛城

■明迪

自言自語

風停了。藍天白雲不見了。那曾經是天空的地方只剩下煙霧和灰塵。那曾被叫做太陽的東西成了一個煮熟的鹹鴨蛋，在煙霧裡時隱時現，蛋白質被灰塵吃光了。火，還在小心翼翼地蔓延，繞過舊情人。隔岸觀火，不痛不癢。不隔岸，痛癢又奈何？

港臺肥皂劇照演，韓國料理廣告照播，NBA籃球賽今晚正式開幕。

三大股市搖擺，如同4點3級的地震。七萬名罷工工人失去了工資，十五人已經被大火燒死，八萬名無家可歸的活人抱著從火中搶出來的幾張照片……中文電臺卻更關心已經作古的貴人。

我只能祈求水神！而南加州的雨水有如高老頭手指縫中流出的銀子！空氣在燃燒。我舉著防火望遠鏡，左邊的火離我還有20英哩，以此刻無風的風速，起碼要過兩天才會燒到我屋頂，苟且兩天吧。右邊的火離我只有5英哩，昨天的風勢對我有利，火苗已經轉了彎，我又可偷生片刻。

他拿起不鏽鋼計算器，一邊是加州歷史上最嚴重的火災，一邊是50年來最大的赤字，一輛救火飛機一小時好幾萬美元呢，等聯邦援助吧。或等戲子來作秀也行。

那個他不是我愛人。我愛的人臉上不會長白癩，頭上不會長白內障，坐上皇位不會被拉下來。我不會演戲，競選不過新州長。我只能在後院自說自話，自我丈量抵達末日的距離。

遺 言

“愛我者節哀，恨我者……自便。”

“親愛的，我給你留下一片紅葉，請記住這最後一個秋天。”

“討厭鬼，我給你留下我唯一的存折，別盡想著我的壞處。”

我生前拾起的最後一片紅葉，是通往天堂的鑰匙。我留下的最後一個存折還剩兩美金，夠買三顆去痛片。

愛人隨我來吧，仇人隨我去，愛與恨都在烈火中永生，讓我們在天堂裡繼續猜疑、爭吵、私奔。誰說只在乎“曾經擁有”？我更在乎“天長地久”。

2003年10月27至30日

■哲明

時 間

時間在中年婦女的算盤下查著。今日唯一的虧額是門前五十年老店的招牌掉下一小角，及被摩托車聲載走的一袋發悶的米。

2004年寄自台北

石頭記

不是夢，更不是紅樓夢；
卻是可敬可仰的奇異心魂。

——題記

巨蟒峰

蟠伏於高峰之巔，不言不語不笑
不哭不狂妄，日夜昂首，張望著著
火的天地，白雲不時梳理眼神，風
雨不時洗滌玄念。探測深夜匿藏著
的星火，琢磨日中天掩飾著的荒漠。

脆弱的幸福易碎，線條無春色鼓
不起張力，遺忘不了痛苦。背靠青
山，而青山一派翠綠。

花樣的心緒易皺，手勢無燈火透
不出新陽，遲鈍了的風華。目朝藍
天，而藍天一抹飛霞。

神女峰

黃河長江珠江盡在眼底。別小看
我不起眼的一尊峰，卻能翻起江河
湖海的大氣候。

因為我有心，可為一切人的生存
而誕生；因為我有眼，可為一切新
生的鋪襯而崛起；因為我有熱血，
可為一切幸福的贏得而鑄造歷史的
神聖。

在天邊，我看到一朵朵微笑呈現
，血泊中融愛戀。晨曦出海，浩然
飛揚揚揚。

在地上，我聽到一曲曲新苗萌生
，花瓣裡書彩虹。一瓣心香，屹然
正正堂堂。

2002年11月5日於紐約

1. 思考某件事

為什麼我不能用左半邊的腦子去想
我右半邊腦子所想的事呢？

而且為什麼後腦杓裡面的主意不從
前額跳出來而要藏在背後打手勢呢？

(你問我：你在想什麼？——什麼
都不想；什麼都想！——我回答：
沒想啥。)

而且為什麼我要想得比瑪瑙或者洋
蔥更多層次？

：一個主意自深處冒起來了，推擠
著直到外殼爆裂，而它馬上便陷入
危險，因為更深處一個新主意又冒
起來了，把舊的那個又推擠得愈來
愈薄。

但我在更深的深處想你，那個想法
朝相反的方向，像向心力一樣，像
無花果的花一樣，那兒思索一件事
便不止於只是思索唯一那件事。

2. 皮膚

我 你 你 你
的 的 的 的
聲 聲 聲 聲
音 音 音 音
流 流 流 流
向 向 向 向
你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我
把 把 把 把
我 我 我 我
包 包 包 包
圍 圍 圍 圍
， 在

我 你
的 的
聲 聲
音 音
同 同
我 我
的 的
聲 聲
音 音
的 的
交 交
叉 叉
處 處
，

長出了 你
我 的 皮膚；

那皮膚脫除不掉，因為它沒有所謂
“表”或“裡”。那是快樂能夠滲
透的皮膚，沒有稅關。

3. 救命劑

緊急！替我們倆輸夢吧。

4. 揮掉

我吻你：把世界暫時切除掉。

5. 戀人之死

彼此的溶解度都高，他們消失在一
個擁抱中。

6. 渴求

我要我所沒有的，不是我正抱著的
你的身體；我要你要我，我要你的
要，我要你要你所沒有的，不是你
正抱著的我的身體；我要你要我所
要的，我要你要我的要，凡不要我
的要的人，我就不要；凡不要我去
要的人，我也不要。

7. 找尋失去的身體

有的日子我們醒來少了一支胳膊，
一支腳又離得老遠地好像是屬於一
個要去投胎的遠祖的一樣。也有的
日子我們會背向自己的背，那時眼
蓋也攪不清楚它們是用來開還是用
來關的。

而後我們躺著等那血液用來回叫名
字的準時的悸動，在動脈的轉彎處

，在心臟的拐角，在橫過這個驚險的城寨之前，這個名字以及夢群的沼澤，或者揮舞著呼叫著每一個被愛的名字而橫過。

而只要城寨在一次政變（情變）後被永遠佔領，旅遊在那被遺忘了的鄉野，康復的身體成為身體的極致，乃至於手肘及膝頭都能聆聽，頸背的微笑綻放，腳跟的眼睛開啟。

8. 詩律學

收縮：詩的特權，心收縮把你長長的名字壓成一個單音節一樣說出來。

舒張：情感的特權，心擴大把你名字的所有音節稀釋成一行亞歷山大體，逸走。

9. 共生

我不知道當我獨自時，二者之中是誰不在這兒，我伸出手臂，也不知道是伸向你還是伸向我。

10. 計算題

請計算（已知：愛撫相乘出的積，羽翼由於熱情用以抵消體重而每秒作出的拍擊數，在表皮上最圓潤的吻的最深度的平方根，我們用來鑄造“延續”的各個間歇，在欲望最大與最小溫差間可容許的間隔。當我們彼此思念而取得的速率，對於狂歡盛宴中形而上的甜品或大或小的需求，碎片、鮑花及鋸末等在

原地回收再用的百分比，而騰升的床所受的阻力即使再小也該計及，尚有每一分歡愉所受的地心吸力，以及這多星的天花板上漸近線的軌道等等）這愛情所需及足夠的條件。

11. 晝

圍繞著我們身體外發生的就是所謂白天，晚上它並不像一個隱秘而光彩的泡泡樣死去，泡沖愛情的眼總是張著的。讓我們在夢中作夢，而且也無須毀約去變作畫，而眼臉便

在一個姻親老怪的頭上跳舞。

12. 語義學

手們、語言們，它們只說一個皮膚同思想的軼事：想把它譯成這兩種語言中的一種是不可能的。

13. 現在

呵我那一再遷延至今尚未開張的習慣，我那被苦苦的意志威脅，我那今日沒完沒了的瑣碎，我那有限時日的永恆——但我將永不停止地開始愛你，乃至沒有什麼會比這愛情更新鮮或者更陳舊。

14. 青春

在愛情中你那偉大的飛的能耐令我擁抱一個比我的雙臂更大的暈眩，大得不成比例。我們相愛除卻無盡的青春而外連一個支點也沒有，相

愛在共同的永遠中，在死亡存身處的反叛中。

15.) 括弧 (

生命，在括弧內，是無盡的詞句之唯一真實的通道。

愛情，在括弧內，是生命的詞句之唯一真實的通道。

但向外開啟的愛情的括弧，它們是逸走的括弧，是幫助我們在綠色中寓居的括弧。

譯後：

烏拉圭女詩人烏娜呂姆·裴作內司·德·里昂(Ulalume González De León) 1932年出生於烏拉圭，因居墨西哥多年乃至自視為墨西哥人。作品多發表於諾貝爾獎詩人柏茲(Paz)所編之雜誌《複數》(Plural)上。除以西班牙文寫詩之外，她也作翻譯工作，常自法文及英文中選材。

這一輯〈愛的解剖〉散文詩乃德·里昂氏非常優秀之作品，其寫作手法新穎而獨特。詩中文體之散文味十足，所採用之解剖學及數學等名詞賦予該十五節詩作一種神秘、陌生而又抽象的味道。其思路之曲折、想象之豐富實為少見之佳作。

■秋原

鳥的變奏

“我的工作最近出了狀況，醫生。”

“噢，是什麼狀況？”

“我上班常遲到。”

“那是什麼原因？”

“我早上起不了床。”

“是不是晚上失眠了？”

“不，我睡的蠻好。晚上十點多就睡，早上六點多就醒了，可是我就是起不了床，一直到八點後才出門，趕不上八點的列車。”

“啊！換句話說，你醒得挺早，可是一直躺在床上。你想想看是什麼原因而不起床？”

“我也不清楚，人倒是清醒的，反正好像提不起勁。”

“是不是因為工作的關係，你覺得自己的工作如何？”

“怎麼說呢？這年頭有一份工作糊口已經不錯了，說不出喜歡或者不喜歡。”

“唔，那你不上班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提不起勁嗎？”

“啊，那剛好相反。週末不上班的時候，我反而一早便起床，大概六點不到。”

“你為什麼不多睡一會？”

“我也攪不清。不上班的時候我反而更精神！”

“你想想看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也許我想聽鳥叫的聲音吧。”

“你家裡有養鳥嗎？”

“沒有。但是一到了週末，一聽到外面鳥叫的聲音，我便覺得心情很好。所以一大早就醒來。你知道嗎？鳥的聲音讓你想到有樹木的地方，晴朗的天氣，四周是那樣的清靜。”

“你平常沒聽到鳥的聲音嗎？”

“沒有。也許有，但是我從來沒聽到。也許我住的地方太吵了，都是人、汽車、火車、警車，甚至飛機的噪音加上我自己房間的聲音，根本就沒有心情。週末就不一樣，大家都很遲才起床，附近變得很靜，你知道嗎？只有在安靜的時候才聽到鳥的聲音。”

“換句話說，要上班的時候，因聽不到鳥的聲音，所以遲遲不想起床。相反的，在週末，因為想聽鳥的聲音，你倒提早起床。所以上班遲到教你覺得自己出狀況了，是嗎？”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唔，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我想給你一些建議，你試試看有沒有幫助。”

“好的，醫生。”

“第一，到電子產品店或者上網買一個可以定時的鳥聲模擬器，早上醒來馬上播放十五分鐘，讓你覺得像週末一樣的早點起床。第二，早上醒來，馬上學鳥叫，直到你不用模擬器也能提早起床為止。最後，學鳥飛，直到你能飛行節省上班的交通時間而準時為止。”

■臧棣

線索學

鏡子的深處，稀疏的水草
為宇宙梳著小辮子——

是的，每一縷都那麼碧綠。

線索中的線

似乎就是這麼接上的。

線索中的線可綠，

可藍，可白。附近，我聽到

房屋在喘息，聲音粗得

像一頭河馬正在產下

它的第一個孩子。

不過，我弄不清究竟是

哪一座房屋在發出河馬的響動，

除非我爬上高高的湖岸——

那裡，泥濘在斜坡上

塗抹著它們打滑的口號。

線索中的線

是怎麼斷掉的？已接好的部分

是否足夠用來延長

水下的通話？你的愛，

像一隻鶴出沒在水草的小雨靴裡。

水下，我注意到

有一群小魚如同被按動的琴鍵。

沉沒的鋼琴，現在是

新婚中的鏡子在彈奏它。

在你身上，鶴築下的窩是簡單的。

2004年寄自北京

◆散文詩專輯

安麗絲、安麗絲，陽光在生長，花朵向下開放
安麗絲，我的血液冰冷，皮膚在早晨脫落
離得這麼遠，目光乘火車，聲音潛入水底
安麗絲，街道被捲起來，地圖鋪在桌上
你進入一座城市，衣服掛在視窗，名字留在麵包裏
你在水面上走，讓一條魚說話
說“我愛你”，安麗絲，那個人死了，身體貼在信封上
那個人藏在一些文字裏，在一把刀子上留下聲音
安麗絲，我的一塊骨頭和那個人在一起
在夜晚會變得疼痛，我能聽到它的呻吟
如同聽到你，安麗絲，那些樹長高了，那些人將它們點燃
我坐在樹枝上，一遍遍叫你的名字
安麗絲，安麗絲，有個人人在為你畫像，顏色堆滿畫布
而你在後面睡覺，我在顏色中融化
安麗絲，那個人曾經在一句話中住過
在兩個詞的中間跳動
那個人死了，安麗絲，我現在可以用他的名字，他的面孔
用他的聲音來呼喚你，我在紙的這邊
對著陽光就可以看到你，頭髮黑得像你的童年
安麗絲，安麗絲，刀子走了一個下午才來到這裏
在一部小說中將我殺死，而你在結尾離開
安麗絲，那些紙一直在響，那些文字變得錯亂
它們在說什麼，安麗絲，你在那邊消失，我被裁開
有些人在笑，有些人喝水，水是紅的
我跳起來，安麗絲，在空中我可以看到你，躲在一隻鳥的後背上
而你只能看著我墜落
我在空中走了兩天，向七隻鳥問你的地址
它們的話我無法聽懂，它們是綠色的
它們的聲音使我想起母親，它們的目光將我割傷
安麗絲，我可以飛，經過一些城市和森林
可羽毛在夜間脫落，安麗絲，我無法偽裝自己
我將身體送給別人，而他們就拿走了
我像一塊石頭一樣停下來，等著你再一次經過
安麗絲，安麗絲，我是那個人，死在昨天
我說一個謎語，開一個玩笑，在頭髮裏藏一把刀子
我不是真的，安麗絲，我出生在一句謊言裏，身子被陽光曬乾
名字在謎底中和你錯過
安麗絲，我愛你，在別人的身體裏，一隻鳥飛起
那個人死了，安麗絲，刀子穿過他的眼睛，血變得冰冷
安麗絲，安麗絲，我在別人的身體裏，路過你的門口
將名字寫在電話簿上，寫在一堆數位裏面
安麗絲，安麗絲，陽光在生長，花朵向下開放，安麗絲

2004.1.7 北京

■ 李雲楓

安麗絲

■ 方明

魅影年代

——致 2004 年台灣總統選舉

靄祥的臉容開始衍生青筋
暖和的手順勢曲張成冷箭的弓
是誰塑造如斯無恥的戰場
並非為了淌血捐軀或愚癡的披播
一種未開化的主義
搖撼的旗幟將黎民的精魄掃拂到
更勦然的深淵

劇情背後的真相是噬嚼著
擄掠囚禁之蒼生
而我們仍嘯唳的鼓掌讚采
在脆弱的人性裡複製更多謠傳

以聖頌之名安撫苦難的滋長
這裡絕對沒有鬧劇與謊言
只是參差雜駁的台詞有些忸怩
反正歸家用餐前重新折疊過的情緒
彷彿一件光潔燙平的衣裳

09.12.2003

後記：筆者客居巴黎其間，適逢法國總統選舉，各組候選人（共六組）必須選出一幅自己喜愛的名畫，詮釋個中鑑賞心得以及對藝術之見解，此舉被列為與發表對國家未來藍圖之政見同等重要。反觀台灣之總統選舉，除了謾罵更是辱責，故坊間出現“兩顆爛蘋果，選擇腐蝕較少”之論調。

■非馬

失樂園

——巴哈馬遊記

每個角落
都澄澈透明
萬物無所遁形

(要不，當年在伊甸園
人類如何看到了
自己的羞澀)

水原來這麼綠
雲原來這麼白
天原來這麼青???

都是年輪惹的禍

莫非
歷史上許多腰斬刑罰
都同年輪有關
既然你死死不肯透露你的
真實年齡
我倒要看看你這亂臣賊子的肚子裏
究竟懷了多少圈鬼胎

至於那些被處凌遲的
則都因為太過精明狡猾
把年齡化整為零
分藏在他們身上每一個部位角落
有如把厚厚一疊鈔票
零星塞入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口袋

■沙馬

水上的紙船

夜風吹散了河邊的花絮
岸上的徬徨
帶來莫名的刀傷
那些絢麗的波影，比預想中的
更為瘋狂
只有那些孤單的鳥兒
翅膀抖落露水，在河岸
隨意地尋覓靈魂的亮光
寂寥的天幕下
水上的紙船飄動，載著
鬼魅的叫喊
眼睛迷離，無數的酒杯
在空想中搖晃
大地如此芬芳
恍惚的行走中
馬匹急馳而過
額頭的傷疤在風中四處張望

2004年寄自四川

這種科學驗證的年齡
最確切可靠
既不減少更不會增多

附注：聽說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權威“科學家”，用了幾種方法都無法測知一棵活了四千九百多年的老樹的確實年齡，最後竟使出了絕招，把樹活生生攔腰鋸斷。

■孟芳竹

點燃暗夜裡的玫瑰

請不要躲閃 讓玫瑰的燈盞
點亮我的盲瞳
我還要尋找 那疲憊的心傾聽的流水
為什麼 這夜成了我褪洗不去的哀愁
無數熄滅的蝴蝶 在傷逝的歌謠中
哽咽

無法放逐天色 也無法挽留情懷
更無法在親近的手掌裏 尋找到
一條脈絡
沿一池秋水找回詩的殿堂 我
不斷地回想
那風中且歌且舞的紙鳶 又如何穿越
天堂的黃昏

多少次 在夢中梳理河流和心事的雨
濕潤的天空畫滿淚痕 微茫的月泊著
流浪的村落
那置放在黑夜裏的玫瑰 暗香盈動
讓我在搖漾而來的音樂裏 聽見
花朵的吟唱

而我的夜 是種植在九月微涼的睡眠
飛翔的詩 容顏閃爍的玫瑰 還有
多憂思的靈魂 多夢境的思想
一路飛升
在觸摸夜的額頭時 也擦亮了月色

2004年寄自紐西蘭

上元問月

以茶代酒吧
 我只問月不問天
 井枯了
 江河也已斷流
 你清輝似水
 可能滋潤 我
 乾涸的心田
 萬裏吞聲
 二十載錯愕
 龜裂如遇千年大旱
 你明鏡高懸
 該看的
 看了
 不該看的
 也看了
 為何你萬古冷然若冰
 不動聲色
 卻將陰晴圓缺
 悲歡離合
 丟給愚昧如我者
 反覆憑吊
 薄茶加拙眼
 不敢問天
 我問月

油 價

1.
 一定吃錯了藥
 或者哪個惡少的
 惡作劇
 我屋後的園子
 野草瘋長
 如韭菜
 割了長長了割
 長了割割了長
 刀
 都來不及磨

2.
 霄 飛 車
 雲
 這
 了
 不
 坐 別 別 別 別
 了 我
 不 有
 坐 真 心
 臟
 病

那些引火自焚的蛾
 我常聽見他們行吟的哀歌

在隨便的一個歷程
 踩死的灰塵瀰漫在眼前一個漸漸沉淪的黃昏
 無數的斷磚殘瓦被蒿草搬起來
 一個勁地砸著砸著
 自己的路

唾棄於是從語言開始
 那些日記上七橫八縱的情感
 那些信箋上五臟六腑的憤懣
 那些在黃夜偶然閃爍的嚙語
 或者在停滯不前時伴動的詩
 被分解出善與惡的回憶
 或者繫於花圈之上的一點素潔的淚花

那些疲於奔命的輓唱
 沒有什麼特別的主題
 有的只是在沒有聽者的過程中
 粉碎的音符

佈施猶如逃亡
 那些真正的逃亡者與行者走在一條路上
 驅趕行者的人就在後面
 後面再沒有任何昆蟲類的動物游弋於後
 只有更多更多的盲者叨嘮叨嘮地
 默禱著手指

世紀後的世紀
 白楊依然傲慢地聳立在逃離者面前
 不知白楊下面被腐葉遮沒的大雪
 是否聽到頑童的轉陀聲
 漸漸蘇醒

行者的路很長
 走路的行者只有一個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 謝	塞 遙 \$50.00	支 持
	不鏽鋼 \$80.00	
	伊 犁 \$30.00	

■井蛙

我害怕第三只耳朵

我以為我害怕第三只眼睛
被窺視

我愛上一個雄性動物，我希望有
第三只耳朵偷聽

我在午飯的時候出去

我摘掉一朵好看的玫瑰給行人
我害怕他或她的嘴巴親吻。我永遠
弄不懂雌性動物的需要

我跟別人談論灰塵的言辭
我拍身上的衣服
我想念我，牆腳下蹲了很久
不起來的月亮

我把地鐵站的煙捲燒成一團
我把上海黃埔江的渡輪，錯認為是
水面的荷花
我把上午當成下午
忙碌忙成悠閒

我真的害怕三隻耳朵的人
偷聽我們的悄悄話

我要讓這只耳朵知道，此時我們
在相愛。

蝴蝶花與坦克城

撞見了不算偶然
我每天讀你的童話就是兒童的笑話

飛到北京城的坦克

喚我的他做稻草王
我的他叼著煙捲，天亮到天黑還在
一個牆角

給別人放六四的電影

六四給他放別人的電影

別人給六四放的，是窗子和蝴蝶的
回憶錄

說不清楚的去掃墓，說清楚了就把
墓地搬家

我們要回北京城
五月底去全聚德吃一頓香紙和豬頭肉
七月去天安門國旗上摘一朵花，
一朵花的革命
夠鮮豔。

很多人在美洲走來走去
在中國美女的身上走來走去

我嗅到嗆人的焚屍味
昆蟲在焚坦克的屍體

撞見了真的不算，什麼偶然
我此時此刻想不對是很想讀一讀

那一聲那一聲那一聲
短短的槍聲
子彈落在了額骨上

他說我不姓稻草
於是我們就改名換姓了，在我們的

書上在我們的臉上
我們的臉有了精神分裂者的幸福

2004. 4. 30 花木居

■俗子

品蓮

一畝方塘
圓圓圓葉伸展
兩片花瓣
斜伸一剪燕尾
疑似天堂鳥兒驚艷
卻是
一朵彩蝶悄悄
停靠

一隻青蛙
楞楞地
佇立在圓圓圓葉上
停止了歌唱
聆聽
漫天春雨

一朵絳紫色小芽苞
從葉縫中掙扎而出

凱撒之死

大廳裏
一群人正交頭接耳，
他眯細了眼
環顧四周
“今日午後，有人要出賣我！”
群眾低頭不語
他閉上了眼
等待那午後四點

2004年寄自澳洲

■蔡克霖

六月 二首

1) 六月，是純粹的足球

對我來說
六月，是純粹的足球
很多要辦的事
且都圓圓地滑過
待七月再撈起
至於我最心愛的人
也不想給她一個電話
她來過問候嗎
早淹沒在足球的狂歡之中
我把滾動的時間
一齊往比賽的時刻趕
把評選最佳球星
當做最富有民主的一次投票
給每個國家足球隊
給官員、裁判、傳媒和觀眾
都打了分
充當了多次諸葛亮
最後有幾次“烏鴉嘴”
我不善賭
因沒有資本
待積累雄厚了
也許會碰碰運氣呢
六月，是純粹的足球
對我來說

2) 沒有電郵的夜晚

整整一個夜晚
收件箱是空的，白的
似一方茫茫天宇，空洞洞
雲一定飄來過，風一定刮來過

■歐陽柏燕

學習

初潮便被轟炸掉一大塊的天空
鴿子們努力學習和子彈競速
觀摩人們如何從高空及壕溝反撲
和自己的影子決鬥

頭顱為了貪食權柄不惜敲爛地球
吞下主禱文的嘴和入侵的腳
都學習以準星瞄準目標
用燦爛的血塗改歷史

正面迎擊或暗地突襲
每一張臉都預先植入黑色的相框
學習儲存明日的追思
當槍砲爭相發射勝利的煙火

不管是風、是教堂鼠
是變色蜥蜴、是憔悴的靈魂
都來學習寫一首反戰詩
安慰這疼痛痠攣大地的腸胃

2003年寄自台北

卻未留下一絲痕跡
我等候報告平安和慰藉思念
我等候激情如昨和愛的纏綿
也許不該責怪你
淚水和歲月揉合也是空白的
追憶和仰望揉合也是空白的
也許寫了又刪，刪了又寫
字形檔在簡體同繁體轉換中生病
始終沒有出發
我站立人頭攢動的月臺
靜候賓士而晚點的列車

2004/4/4 寄自南京

■燕子

瓶子最後的奢侈

那高大神氣列隊街頭的環保方桶
張著大口隨時準備吞食那曾醉懷
美酒醒嚙甜酸苦辣的玻璃瓶罐

把一肚子的氣都灌進玻璃瓶裡
讓鬱積心裡的怨恨壓力與不平
都一股腦兒的甩出去
就是要把每個空空的完整去擲碎
砰砰碰碰的盡情去破壞
不需再擔憂怎樣去求全忍讓
這一刻一切都已置之度外
一身輕鬆

而瓶子寧可轟轟烈烈的痛快的
享受那聲聲最後的奢侈
再投身熔爐跳出無休止的新姿態
不斷去裝載
魔鬼無盡的貪婪與誘惑

離佳

一個分手的簽名
竟用盡了千斤的心緒
剩下的是鎖不住
抹不掉分不出甜還是恨的
浪般湧來訴說不清的情輕情重

只怪這個世界是用多情的偶數
組成了情慾甜蜜與歡樂
一個奇數的再滲入而把情濾走
一方在情網裡從此失落
總有太多的理由去維護與申辨

如何去收拾那攤裝滿容忍還是
不小心倒瀉一心窩的情及如何
平撫那突然變成單親的結晶情懷

2004年寄自德國

■龍哥

望 菊

沒有了精心照料與交口讚譽
沒有了花盆之寸酷禁嚴拘
那一頁秋雨都寫做童話的青翠
我們一起唱歌好麼
荒山小溪，我的野菊

松鼠搖枝穿越藍天斑駁的記憶
黃葉如蝶諦聽風吹長笛
一瞬間定格永恆之寂
無數個秋天又走過其中之一

遙遠的天邊一片白雲飄來
野菊岩明晨還有一場細雨
洗澈沉重的凡塵之欲
夢裡夢外全是香馥的詩句

菊 婚

野菊自花瓶舞出
攜帶清香作嫁妝飛入我的夢境
伴娘是純潔女孩兒叫精靈
主婚人大名叫做神聖
陶蘇二公把賀聯寫滿葡萄架
新房裡擺設是甘地先生慷慨餽贈
一本書，一枝筆
一雙鞋，一副眼鏡
菊花兒說太繁複太豪華太厚重
還有你那麼多無法承載的激情

不要再顧及環境和其他吧我的新娘
讓我們用真情緊緊相擁
扯一把秋風作帳幔
看明天彫像栩栩如生

■沈河

火：一位老人

一位老人的內心存極少火焰
極少的火焰也看不住
從一根火柴起步，跑進七月
大汗淋漓的夏天在空調房間
在游泳池裡
你的夏天在山野

山野的蒿芒非常猖獗
爬入稻穀、地瓜活動的區域
年老的拿不起笨重的劈刀
只好拿出身上的火焰
既省力又省工

火不像稻穀，跨不出田埂
這時的火像你原來的青春
是一頭脫韁的野馬
亂竄于森林
把村的林子燒掉一個窟窿
灰燼旁，你在萎縮
撲火者從村莊趕來
我見到你時
你的臉堆上很多土色

■羅 簫

黑黑白白的夜晚

黑黑白白的夜晚
陋室裡只有一個人
六平方米的空間 低矮而狹小
容不得更多的浮塵進入
一個人說話 許多人必須停止說話
電視機將音量調到了最低
一個聲音淹沒了所有的聲音
一枚古幣被黃昏找回
銅鏽閃爍恆久的暗光
一個飄忽不定的人在這裡
同時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百里之外 趙都邯鄲沉澱在寂靜中
薰風呼吸著城市的汗香
梧桐樹粗糙的葉子搖曳
翻出了時間的另一面
火車如約而至 靠近爾後被
距離推開 與站牌擦肩而過
蚊子的嗡嗡將汽笛聲再次拉響
時間：2003年8月26日
凌晨1：50分 地點：光明
大街北段西側 某扇紗幔
遮蔽的玻璃窗依舊醒著
鏡子裡的那個人手握聽筒
接受著遙遠世界的傾吐
設問與詰問 街燈熄滅
香煙焚燬成了一撮灰燼
白霧恣意瀰漫 此刻
分明什麼也未曾發生
分明有什麼正在發生

■趙貴邦

斷裂

我並沒有聽到
金屬切割的聲音

向所有的秋天
落葉開始歌唱死亡
植物的嘆息
瀰漫與深秋的風裡
一種習以為常的腳步
突然逼近——
星星臨近黑洞
稀薄的鳥翼無力的掙扎著
令人窒息
人們的笑聲漂浮在沼澤裡
哭聲環繞在四週
粗造的石頭敲擊著風

我並沒有聽到
金屬切割的聲音
真想抽一支煙
像所有抽煙的男人
伸手去摸那隻習慣了的口袋
煙霧從口中吐出
淡化在空氣裡
無可奈何的微笑
被黃昏洞穿
孤獨依然被孤獨擊碎

在一個深秋的黃昏裡
當我深深的吸了一口秋天得空氣
一種習以為常的腳步
突然逼近
我並沒有聽到金屬切割的聲音

■可風

不眠的午夜

我闖進並突然停止
在此之前或之後
我不知道
黑暗一直緊緊貼近心臟的位置

我從裡往外
掏——
一顆星星 又一顆星星
無數顆星星
最後掏出月亮

把這一切從手裡放下
內心深處也就亮了
再想掏出什麼
已經什麼也沒有了

那個時候

我聲明——
那個夢只是你自己的
我沒有權利佔有
更不會讓一團鮮血淋淋的紅
成為記憶中的哀傷
雖然本無意義
但是我不會因為沒有人阻止
而去用它
為自己的心臟取暖

那個時候
我一定走在大街上
大聲呼喊著你的名字
——用沉悶的回聲
請求你的寬恕

■傷痕

山坳

在一次降溫中，我的身體
開始冰冷，一再被風吹開的呢喃
在我的名字後逐漸微弱
取而代之的荒野、簡單的鄉村
在廢棄的瓦礫中，生長桃花
閃爍一些葡萄的黃金

多年來，花在樹叢中死去
更老的年齡，卻冒險通向遠處
黑夜裡，一點星火染亮了
整雙手指，一粒螢光照亮遙遠世界
終結者拼命地吐煙圈
早晨，一團煙雲的消散帶來
更多數不清的霧水

可更高的凹地已經沒有了
一個人擠佔一個空位，向天上飛去
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假若人可縮短骨骼，大寫改成小寫
哦，山坳，用盡了你的高度
也載不下我的身高

轉身

這只是平常一次轉身
你就漸成一朵次第開放的槐花
生命最真誠的部份
依次被風景割傷，發出裂帛一樣的脆響

這個春天的日曆總在消瘦
可不能說忘記就忘記了
什麼如水照耀，什麼比陽光還暖？

一次漂亮的轉身，葉子就從樹上落下來

天空都佈滿了悲傷

我的愛人 你等在哪裡？

像古典故事裡的白雪

含在嘴裡時，卻讓我開始哭泣

■ 漢風

收 集

在每一個寂寞的夜晚

我都在收集黑暗

用一根生鏽的鐵釘把它

裝在詩的夾層中

從鄉村到城市

我收集了孤獨與沉默

讓日子一頁頁在

紙片中飛揚

沿著睡夢的方向

我順流而下

戈壁灘的夜鴉

在我體內日夜低鳴

在陰雨的房間裡

在陰雨的房間裡

我在想昨晚離去的那個幽靈

沉重的背影在雨滴中飄落

面孔憂鬱了整個天空

玄色的風衣

隔著臨街的窗戶

與我對望著

我緊緊的握住雙手一言不發

三十年來

你沉默的預言

像年輕的夸父揮汗如雨

我的眼中一天天長滿青苔

所有的記憶在你的眼神中

都變成自己的形狀 滿面褶皺

我又好像回到了從前

一間黑房子裡 空無一人

■ 青城

我 們

我們不知自己的起源

我們不知自己的歸宿

我們在不知始終的無知中自以為是

用宗教去叩問生命的本源

用哲學去探究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用科學去追尋宇宙萬物的奧秘

而恰恰忽略用心去感應

陽光無私照耀我們

雨水無償滋養我們

空氣免費供應我們

自然背後有超然

我們熱衷於感性的膚淺而不自知

我們深陷於理性的偏限而不自明

我們企求天人合一又置若罔聞

我們曉悟無中生有又非求眼見為實

我們熟諳無形為大又拒不稱小

我們明知神秘莫測又偏要揣度

我們不信鬼神又到處占卦求佛

我們沒有一點謙卑

我們誑稱自己就是上帝

我們切斷了與至善上蒼的交通

我們就這樣放棄了活潑的靈性

我們就這樣任自己迷失于荒漠

我們沒有了堯舜的信仰

我們沒有了老子孔子的敬畏

我們把我們分成了你我他

你我他的我們都想成為被跪拜的對象

二千多年腥風血雨

複製一個自殘自虐的故事

唯獨缺少一個愛字

我們明白人世虛空卻不追求永恆

我們蒙著救恩卻沒有感恩

我們心知自己的罪錯仍高昂著頭顱

我們從來不懂懺悔

我們從來不會懺悔

我們從來不去懺悔

我們從來不肯懺悔

出生就入死的我們等待懺悔

究竟還要多少年代

■ 何武東

4月的一次會議

那沒有嘴脣的頭像

大的、灰色的

挖出的眼睛

在沙漠，泉水

說出：不，碎

而我手中的杯子

在夜晚的桌子邊緣
醒來，申辯
不完滿的詞語
像一個黑色的鐵鉤
吃掉了肉，進入肉
剩餘的眼睛
探出書籍封面
灰色的。活著的
抖動其餘部份

論寬恕

我站在房頂
四週空曠
一隻烏鴉是一個黑點
十隻烏鴉是一片灰色

鑲有針孔的眼臉
內部：保持鐘聲的警醒
一片嘈雜，又一片
文字，在河面上漂
迦勒太的下午
野獸們淡出青銅
沖散了樹林
在夕陽的金頂
我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很久，很久
想到了對立面的敵人
甚至準備了寬恕的衣領

儘管那道陰影
越來越近；越來越
接近了你皮膚的
邊緣

■大雁

嫁 妹

沒有人拿自己的期許
來和我的妹妹交易
因為我夢見：水從樹邊流走
那樹的情慾

沒有人拿自己的情慾
來和妹妹榻邊的我交易
因為我聽到：鑼鼓聲大作
軋著秋荒滾滾而來

我苦惱于週末的晨與昏
苦惱于溪邊卵石的嫩脣
（倘若隱蔽于石英內部
能否暫避這咒風虐雨）

至今日甚至在恨悔的蠶口
食掉我的雙手，雙眼，雙乳時
想起一條久旱無雨的河床
我不敢自享舔脣的一瞬

愛 情

蘭花蜘蛛。白色。近乎透明
左邊還有米蘭，和黃色的
另一種蜘蛛。花心有些絲
看起來是一小窩，裡面呈黑色
開始時令人不愉……後來習慣了

■魯鳴

我聞到了空氣中 嗆人的氣味

你的哭泣在我意料之中
我聞到了空氣中嗆人的氣味
書頁濤濤在退出江河的聲音裡
一錯再錯

我看不見你的身子和高尚的面孔
我和你各自歇斯底里
在頭髮掉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把頭剃光，讓它露出禿頂
讓不毛之地成為我和你之間的距離
一目瞭然

在蟻伏百年的冰霜凍結了之後
我只好告訴你
我不是用詛咒來結束戰爭的男子
你病了，患精神憂鬱症
我在想像你時有一種恐懼
害怕你殺人

其實你的心是一口清井
你所愛的人仍舊太單純太書生
這件事使我明白了空氣的不乾淨
那嗆人的氣味傳播噩耗
而我們自身漸漸也成了那種空氣
到處嗆人

2004年紐約

◎詩家園論壇作品選

■冬夢

玫瑰的淚

今晨清理
廳子裡那束
凋殘零落了紅玫瑰

整個瓶子滿滿痛過苦過的淚
難怪妻的感觸
愛情始終不宜泡浸得太久

雷奔溪行

風雨無塵
不該曖昧地藏在我虛潔的眼眸裡

奔行千里
天空伺機綻放一朵絕色的雲在其中

雷溪最後跟我短短的距離
怎麼不是俯手即可觸及那片猶暖的濕

空 燒

我們在這堆失聲的音符裡
是否需要
繼續找尋
一個
真實的聽眾

莫非我們已開始習慣遺忘

火跟雪的分別
在於一滴顛覆的淚

■杜風人

酒杯中的信仰

我生長在一個儒教家庭
也曾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命運的安排 我很幸運
能生活在最自由的國度裡

也是命運的安排 兩家餐館
讓我忙得像一條狗

然後 老天廢了我一雙
王八腳 令我再也上不了教堂

全靠詩與酒
我心中永遠有一座教堂

也是一杯酒 醉悟到
耶穌釋伽牟尼穆罕默德是一片名詞

我虔誠的相信 天地造化
一首詩一杯酒 使我得救

2003年4月寄自西貢

滴自
你或我的眼中

誰會告訴我們
淚
是熱是冷？

2003年11月寄自香港

■心水

故 鄉

故鄉本來是父母陳述的一片月色
關山萬里外夢遊後
對兒孫描繪出的美麗山水
那口古井還埋藏著我童稚的笑聲

從小故鄉便成了我的圖騰
在遙遠天涯處海棠葉最南方
廈門同安郊外山區的農村像
青山白雲清風明月小橋流水的圖畫

終於少小離鄉老大回
鄉音不改村民笑問我何處來
朝聖般的心情急急趕赴
祖厝門前那老井張口迎我

百年舊屋破落的瓦礫
曾是先祖先父當年光輝的見證
兒時的足跡已無痕
古井的水也早已乾涸

再度回去探親觀光 悄悄
把偷藏口袋內的鄉愁
掏出來揚入故鄉的天空中
叔父孀母染滿風霜的五官展顏

都說家鄉巨變快要超英趕美
好壞悲喜參半的話題中
被貪官污吏壓迫的無告鄉人
憤憤指控無能黑暗的社會

離開時親人細細叮嚀
把親情一一收摺入行囊
揮手後故鄉又在萬里外
鄉愁是隱入雲裏的淡淡弦月

2004年元月24日墨爾本無相齋

■嚴力

中國人點滴

說到賺錢的事情
中國人早就發現了：
比可口可樂更流行的飲料
就是人走之後的那杯涼茶
只不過它還在市場化的過程之中

說到強者的風範
中國人的比喻也很簡單：
再強的強者撞在弱肉們組成的牆壁上
也必會昏倒
有的人就此沒有醒來
而醒來者
大多數成為了牆中的一塊新磚

價值兌換率

2003年11月1日
我踏進銀行
查閱美金與人民幣的兌換率
一比八點幾的現實還是沒有改變
我再次體會已經麻木了的失望
不少年了
我一直在琢磨
一斤美國肉等於八斤多中國肉的
兩頭豬
它們不同的價值觀
是如何算出來的

■秋夢

孫行者

——寫給猴年

走入雲一般的情懷
走入噤噪的鳥聲
錯愕中發現
自己是個孫行者

山山之上我獨遊
峰迴路轉
又越過一山
是仙人指路嗎？
還是造物者佈下的迷宮？

我走不出如來的掌上
是色是光？
是空是幻？
路窮處，偶然看到
身旁站著一顆獵人星

2004/1/23 越南西貢

枕頭也是頭

我看見的所有枕頭都昏昏欲睡
我認為這與柔軟有關
不必睜眼的姿態多麼柔軟
與夢的做愛多麼溫柔
不舉多年絕不是問題
枕頭也是頭
它研究柔軟

2003.10.

■姚彬

重慶，3點零6分

中國北京時間3點
我給了重慶6分鐘的勇氣
6分鐘，重慶做了很多事情
我卻變成了飢渴的等待

如果再加上6分鐘
一個重慶爆炸
另一個重慶誕生
就像一輛火車到站
一輛汽車出發
一段公路被廢棄

如果減去12分鐘
重慶仍然活著
只是我
被運到了一個無人的車站
只是我
睡在了後現代的空氣裡
沒有了說話的力氣

如果沒有了時間
我將不說出重慶
說出的是北京
還是中國呢？

我用斧頭把夏天砍倒

我用斧頭把夏天砍倒
這是我今晚最想完成的事情
以前我的斧頭砍倒過道路和流水
然後我把孤獨高高地舉起
舉到天空
做成你們幸福的開關

2003 越年寄自重慶

■劉川

我想哈里不會來

我想哈里不會來
穿著他長長的軍大衣
越南雨林裡，那裡的路，不言而喻。

我藏有哈裡的一顆錫鈕釦
在口袋深處，我一摸到它
天上的星就移動，哈里，
我一摸到它，地球就飛旋進憂傷裡。
他來信說：他洗澡的池塘
鱷魚與河馬為他們的孤獨喝采
蒼蠅愛他們化膿的傷口，
帳篷裡突然闖入的一顆子彈擊穿了
中尉 28 歲的心臟。

“不過，我會採一束鮮花來祝賀你生日。”

哈里會給我採一束那裡的
鮮花回來！我在老地方，白夜酒吧
點了兩杯咖啡，直到午夜，直到
天放白，哈里沒來。

在越南，那裡沒有鮮花，哈里不好意思來
他不好意思來，他們在那裡不是播撒花種
而是佈雷，並埋下自己。

2003 年寄自瀋陽

■施漢威

接 枝

外表的霸氣
無損於高貴的情操
我心靈的完美
早傳遍五湖四海
博得讚賞幾許
人類自古皆無聊善妒
硬將我入追贅
那個
埃及妖后似的
大脯乳姑娘

從此
王者風範盡失
世世代代
盡是些丟人的
不倫不類

註：“榴槤”與“波蘿蜜”接枝
後的變種產品“素女蜜”，遠不及
“榴槤”的清香可口，此品種似是
越地才有。

2004 年元月寄自西貢

■梁宇廣

一個人的夏天

沒有河流的城市
激情在慾望的肩頭小憩

走過許多日子
許多痛苦與悲傷
不約而同
在陰沉的天空下
無聲地肆虐

背影早已遠去
我為什麼還在痴痴想望
為什麼還要用酒後的迷妄
歌唱愛情

夏夜的閃電是一柄劍
從腳底到髮梢
刺激我的神經
卻醫治不了我貧血的品質
缺鈣的精神

有一隻飛鳥被獵槍打中
它正在用墜落的姿勢
證明自己曾經高翔

一個人的夏天
我在燈紅酒綠中
強迫自己不去想你

2003 年寄自廣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
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
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
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
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呂建春

從總統府廣場回來

有人變成氣球
在掌聲中迅速飄升
有人狂呼口號掉了牙齒
有人變成一朵浮雲
在空中無故消失
有人積了一肚子鳥糞

日子的背影暗暗拉長
夕陽腐蝕激動的人心
從總統府廣場回來
有人硬撐萎縮的龜頭
有人像枚銅板白白
卡住販賣機的投幣孔

有人變成一朵鮮花剪枝
插在好看的瓶中
有人變成鋒利一把刀
晃亮眼中憤怒的血絲
有人變成石頭死硬
擋住盲人的去路

有人撩高裙子
將國旗做成內褲三角
有人自動變成紅心槍靶
有人猛打軟化的槍管
捏緊硝煙熏黑的拳頭
有人射殺天使

桌子緊緊捂住扁嘴
會議越開越長
缺腳的椅子愈來愈激動

■藍斯

千種立姿的夜

你的焦點是煙著的個性
浮起的夜
以錯誤的擺渡立駐如斯無羈
樓角掛起無數盞燈火
其中一盞枕著你的淒寂睡去
你的淒寂是千種立姿的夜
最飄逸的僵立

一仰頭就飲盡一杯生命的酒
一仰頭就飲盡夜的笑顏
你是煙著個性的石像
在夜的千種立姿
獨自醉著千秋萬載的虛冷

2004.4.24 重修於波士頓

從總統府廣場回來
有人變成一面鏡子空空
將天空荒廢折磨
空洞窒息的聲音
在槍膛鏽蝕無人認領
有人躺下變成一條死路
在黑暗廣大的夜裡
有人流淚翻著白眼
尋找夢的入口

■錢志富

當我洗手的時候

當我洗手的時候
我發現
大漠
煙波浩淼的月光
到了江南
到了我這
紅殷殷
暖洋洋的
面盆裏
誰說我從大漠來
就把月光
給弄丟了

當戰爭爆發

當戰爭爆發
我無可奈何
我不能把交戰雙方的手扼住
讓他們不互相撕殺
當瘟疫流行
我無可奈何
我不能一手掐死病毒
讓它不奪走我們同胞的生命
當腐敗成風
我無可奈何
我不能一聲呵住貪污的官員
讓他們清正廉潔
我懺悔
我是個無用的人
我痛苦
我是個軟弱的人
我痛恨
我是個無可奈何的人

2004年寄自浙江

■向明

吳興街組曲

一
姆指山橫向的把你一捺
就把你捺成了一條長宰的蠶
走到頭
也走不進十里煙雲
走到頭
也走不向十丈紅塵

二
都市摔一條斷臂在這裡
恐水症必定併發著脫水症
多想飛昇成一朵雲
而無論把你的窗開向那一面
不是永恆
便是硝煙
不是硝煙
便是沉淪

三
公寓房開發著你
滾滾的車塵污染著你
你只能攀住都市這最後一面
綠色的牆
從此你如想要開花
還得把根植在自己的手心上

後記：這首詩寫於三十五年前攜著妻小搬至尚是一片荒涼的吳興街底一間祇有十坪大的小閣樓上。其時每年夏天吳興街必定因管線末端缺水，而一遇雨而必定山洪爆發而淹水，苦不堪言。而住房的左前方是有名的三張

■馬帝爾

飛機從屋頂飛過

飛機從屋頂飛過
它把我驚醒了
它把我的美夢驚散了
它把我的姑娘
從美夢中驚跑了
哦，姑娘跑得無影無蹤
那個美夢多好呀
姑娘醉臥青草坡
我正要吻她精美的乳房
這時，飛機從屋頂飛過
就那麼殘酷地把我驚醒了

2004年寄自福建

犁靶場，每天槍聲不斷。我曾寫有〈靶場那邊〉一詩以誌當時感受，現此詩已收入各種選本，並選入今年出版的戰爭詩合輯。住屋的右邊山腳下則是亂葬崗式的公墓，當時僅有一線公車43路行駛這窄窄的吳興街似乎從未按時發車，一等半小時以上是常事。此詩的突然發現是已故的彭邦楨詩人，當年也不知那來興致將此詩用毛筆書寫在宣紙上，且裱好展覽過。近日整理找出來始知尚有這一段詩誌可供回憶。看看今日鄰近信義計劃區的吳興街，似乎也感染到幾分華納威秀新光三越的繁華氣息，真是不勝今昔之感。

2004年寄自台北

■塞遙

鳥及其它

一、
枝極，縱橫的五線譜
小鳥跳躍其間
森林在歌唱

二、
白雲，鳥的衣裳
暴雨之夜
為何不見裸體的仙子

三、
廣場，鴿子的天堂
退伍的老軍人
照料著失業的使者

四、
石頭！眾雀一哄而散
赤裸的電線桿
支撐住寂寞的天空

五、
鐘聲，驚起了鳥群
老僧霍然睜眼
多少個小小的苦難啊

2004年2月紐約

■姚彬

路 過

我把淚水流出來
把櫥窗裡的毛孩子打濕
我要等著路過的人說不出話

我以前見過櫥窗
以前大街慢吞吞地把我吐了出來
我以前想過櫥窗
我差點忘了
以前想過櫥窗

那個抓住一把陽光的老人
那個像我父親的人
那個折斷樹枝的人
那個愛流淚的人
那個把病傳染給大街的人
那個我躲不開的人
慢吞吞地
路過

我能講述的生活

一個女孩走在我前面
(一隻鳥在上面)
女孩走得有些快
(鳥飛得有些高)
我在中間
(沒有休息的時候)
我在右邊
(無法忘記他們)
我在哪兒
(被你們忘記)
我在後面
(在女孩的影子裡)

■路痕

遇 合

進門
你便緊緊抱緊我
那溫暖如冬陽
使龜裂的都粘合
溼潤如春雨
焦燥的得以安撫
讓沙漠承接雨露吧
讓大地萌發新綠吧

你拒絕在你我之間
留下一點間隙
抱我如同你的骨肉
將時間凍結於一瞬

休要問我是夢中的駝鈴
或是邊界酒店的浪子
當你鼻息輕喘
當我因感動而抖顫
我們的淚
在永恆的
洞中
遇合

2004年寄自台北

我在下面
(在鳥的飛翔中)
我在今天的句子裡
(慢慢地被流水和長髮折散)
(慢慢地被生活說著)
(慢慢地用全拼在鍵盤上)
想著飛翔的事情

2004年寄自重慶

■南方狼

河 流

最後一滴液體，沙沙旋轉
河流沖刷飯碗，時間
水怪的鱗甲半醒著
天使羽毛保持休眠
我的頭髮與水藻交織得不分彼此
一根，一根，擲下民國初年的銀戒
那棱角分明的水坑
是史前怪鳥留下的，是眾神
留下的，是那跛足的老漁夫留下的
泥鰍憂鬱得像老龍王
祈雨殿破敗的頂部
慎重置放一枚螺殼
洪水呀！快漫過我的心臟吧

我知道那羽紅嘴知更鳥是藍金魚喬裝的
渾身沾著水氣偷窺我的隱私
茶杯裡隱約綠色不明飛行物
飲水機裡品嚐到螃蟹的泡沫
住進一扇貝殼生火做飯
煮幾粒珍珠丸子，誰緊隨河流
行走，淡清水墨的蝦
是白石老人俯案作一幅畫
賜予端莊的美人魚
分她一半血液溫暖我自己

河流啊！我的河流！！
柔軟的犄角錯把我當鬥牛士
你跟著我我跟著圓圈
城市就睡在河流肩頭
一點一滴打濕的我，霧的盡頭
不信你看我的額頭，簇簇
日益清晰的浪花

2004年寄自北京

■鬼金

作品 6：儲藏室

所有的光都死在了裡面
黑暗中，十字架。躺在
一些腐爛的蔬菜中間
一隻老鼠出來四處地看了看
然後，在十字架上
留下它糞便的痕跡

作品 12：夜緩慢

那些黑色的毒素侵襲著
把一臺留聲機破壞
聲音落在地板上彈起來
像一個擦血的棉花小球
滾動著。一把刀
在夜的左側，明晃晃地
用它的鋒芒，冷笑

火 車

一切事物都淹沒在灰塵之中
我躺著，緩慢地，順著
悲哀的方向
我夢見一列火車，在天上
火車從我的夢中向西開去
車廂裡坐滿了我認識的人
他們沒有人和我打一聲招呼

■趙四

情絲萬縷

情絲萬縷
足夠織就一個溫暖的大繭
讓冬天的我們比蟲子更期待爬進
你五千個願望和我五千個夢想
編織的美好藍圖勝於任何一個蜂巢
精巧的設計中獨欠房款的蜂王

我們什麼時候能有錢購房？
擠迫的宿舍裏
你我相互溫暖著像兩條蟲子

消 失

章魚、海星、龍蝦、大白鯊爬滿牆壁
水族館透明的沒有盡頭的腸子裏
我走得疲軟走得恍惚走得行將被消化殆盡
腸內的空氣和腸外的天空一樣渾濁低廉

忽然一顆蚌珠牢牢地盯住我的眼睛
媚眼流雲把我牽進海洋牽進蚌貝之軀
一條美麗的熱帶魚花樣繁多地
在我面前遊蕩
曾經我在這蚌貝之宮裏將一粒沙從容消化

回家後
我把我的生命精華
濃縮成一顆顆蚌珠般閃亮的漢字
塞進電腦黑乎乎的肚子裏
一陣難聽的吱吱嘎嘎之後
印表機表示分娩結束

■馮學良

白玉美人

——中年娶妻有感

我騎著戰馬
馳騁千山萬水
在朦朧的千層濃霧裡
探路

穿過草原
飛過黃河
只為肯定我的江山
我的版圖

山與河互相交融
以做為地圖上應有的標誌
沒有山河的存在
不算一張完滿的生命藍圖

落實版圖之後
美麗的紅海棠
一輩子在我的歲月裡
春睡

2004年寄自馬來西亞

一個潔白純淨的新生兒
在打印紙上消失成一片空白
我的丟了墨水匣的印表機
在太空中失重
懸漂

2004年寄自北京

■張耳

虎女

離開這裏，在跳動中
擺下一張桌子。披虎皮
打手機，詩意落空
為年幼的後代找靠山
叢林伴侶
終身，或短程都行。

我們只剩下留言機：
空白或者沉默，是春天
拖泥帶水的色情——
把殘酷誤認為浪漫
顯然致命。設想的嫩刺能不能
就著毛毛雨磨成利爪？

隔牆詠經

八戒，十戒，唱法號
不聽也聽得見。他們走了
還有你，過路客除了離開
或者包進人肉包子
難有另外的可能。

討論遊戲機，再把頭髮剪得
像男孩，天足，或一對小腳
緊走，笑一笑
笑一笑讓人新鮮。
淺淺畫眉，之後
撲下火車。（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你說為什麼？安娜？

“媽媽你不聰明！”

希望你比我聰明，在這張
什麼都可以寫的白紙上
什麼都不寫。空白鋪開
如沉默裸出犬齒

■野鬼

為背叛者祝福

——給一位不便提及姓
名的女孩

背叛者，儘管你背叛了我
但我仍為你寫下祝福的歌
你用帶血的繩索勒緊了愛的脖子
我們九個月的情就這樣窒息而死

背叛者，你踏上了另一條路
我們的目光已不能再次相逢
雖然，你我曾經做同一個夢
背叛者，願你有個好的歸宿

2003年12月27日寄自重慶

你讓我無法回避。

顯然，你已經。

還是紅襯衫，還是不繫扣
站在參加晚會的行列中
不講話。我們總是不講話
只有眼神和其他器官
交換位置。像這杯涼水
灌醉我，假裝在今夜
相愛，露出本相，寫下種種
明晨讓我難為情的纏綿。

男人，女人

只要你不挑剔

總有一條姣好的尾巴。

2004年寄自西雅圖

■蔡寧

桃花

心情，在四月的草坪上放鬆
翠綠的心事在指間萌芽
驚鴻一瞥，一棵桃樹在身旁
緋紅了兩頰，青春的
肢體隨意伸展，靜靜的
桃花貼著鮮嫩的挑葉
風一過，一朵蕊蕊
深情地吻著另一朵花
一棵樹演繹一片桃林
葉兒，遮掩著結果的秘密
一不經意，熱烈的語言
在濛濛細雨中撒了一地
紫燕穿著黑色的燕禮服
銜起一瓣瓣馨香襲人的春泥

梨花

一杯牛奶悄無聲息地傾入
一隻玻璃奶瓶，乳白
乳頭悄然舒展花朵
肌膚如此潔白

一襲齊膝素裙，搖曳
一嘟嚕花朵呀呀學語
風中，乳香注滿蔚藍的天空
碧綠髮卡夾著鮮嫩的陽光

一朵花與一嘟嚕花
衍生一群生末淨旦醜
青衣，在花間翻著一個個筋斗
我在青衣前後客串龍套

2004年寄自南京

■沈浩波

六個好朋友

最初只有張一和張二
後來張一又有了張六這個好朋友
後來張一、張二又和張三張四做了好朋友
碰巧的是，張三張四和張六也是好朋友
再後來，張一張二張三張四張六
一起認識了張五
他們都把張五當成好朋友

從此，就有了張一張二張三張四張五張六
這六個最好的朋友
張一很高興有五個這麼好的朋友
他對別人吹牛皮說：
如果說血濃於水的話
那我們的關係，就是血的關係

張一張二張三張四張五張六
只要一有機會就呆在一起
說很多話，然後大笑
或者不說話，只是笑
他們在一起吃飯、喝酒、打麻將、罵人
張一張三張四張五張六都喜歡罵：“傻逼”
只有張二不喜歡
張二喜歡說“操”

有一次，張六對張二說：傻逼，還有香煙嗎
張二看著他說：操
然後拔出刀子，插入張六的大腿
血從牛仔褲中噴溢出來
流了一地
張一張三張四和張五
都被嚇壞了
他們這才想起
原來張二和張六
從來就不是好朋友

■唐果

外面陽光很好

外面陽光很好
我得脫下棉布拖鞋
我得出去走走
多麼好陽光啊
可只有我
才能把它們帶進來

我愛上了一張照片

我愛上了一張照片
黑白分明的照片
前次愛上的是側影
現在，它聽到我的呼喚
轉過身來了
這種姿勢最佳
因此我不敢大聲叫喊
我怕把它嚇得轉過身去
後腦勺我看得太多了
沒有幾個是稱得上漂亮的

我去了

我去了
我得去帶回我的影子
我的影子掛在一棵樹上
樹上有鳥巢
鳥巢裡長滿了菌類
一絲風都沒有

■陳國正

黃昏來時

一陣秋風在街上徘徊
多手摘下行道樹上的黃葉
撒個滿地
是為了讓人知道
秋天的
風景

我站在陽台上
驀然聽到
叮叮咚咚
原來幾塊夕陽的碎落
是否為了告訴我
黃昏的來臨

驚覺時
雖然暮色
也夠蒼茫
而滿街不甘寂寞的燈火總是
不可拒絕的
熱熱鬧鬧
仰首依然
天際耿耿星河

2003年寄自越南

影子高掛在樹梢
像女吊死鬼的長髮垂下來
我慢慢的取下她
我把她掛在我的掛鉤上

2004年寄自雲南

■黑棗

再見！夏天

我說的再見是名副其實的再見
整個冬天我被沉重的冬衣裹得嚴嚴實實
有一回，我的兩隻眼睛
被車站旁邊一對熱吻的男女燙傷
我開始往內心的灶膛裡加火、填柴
——這個世界，並不僅僅是你們愛的世界
我也要從愛自己所愛的人開始
愛她的眼睛猶如愛全世界的湖泊
愛她的乳房猶如愛全世界的山峰
我要跟她忘我地相愛，任重道遠的旅程
就像在征服世界和被世界征服……
火焰升起來了。汗水流出來了
再見！夏天。我說的再見一點都不像
傷別離的再見……

雜 誌

雜誌封面的美人真美呵
以致於我以為翻過去就可以看見她的裸體
盛夏停電的中午，身體裡的倉庫起火了
我一杯接一杯地往嘴裡灌礦泉水
我抓著一本雜誌使勁地煽風
一煽，她翻一個媚眼
一煽，美麗的裙擺像波濤洶湧……
雜誌封面的美人真美
我打開生活的門窗，火辣辣的夏天就撲進來

雨在他身後追著

雨在他身後跑著，追趕著
雨的後面，烏雲篡改了山的本色
這麼一想，雨就像一種巨大的惡勢力

■莫云

夜正沸騰

——記台灣元宵燈會

今夜，豈可無夢？
千盞燈火接駁萬盞燈色
燈火輝煌
鬧嚷嚷串連起一街繽紛燦爛
燈色亮麗
灼灼挑逗著每一雙驚艷的眼神

今夜，豈可無風？
一夜魚龍引爆火樹銀花
魚龍翻騰，滾滾
舞動出風姿撩人的夜色
花樹燦放，閃閃
照亮了七彩琉璃的場景

夢無眠，而風已微醺
今夜——又豈可無詩？

追趕著他，要將他席捲而去……
寬闊的街道戰慄著讓開一條路
芒果樹們忙著交頭接耳
似乎要把這值得珍藏的鏡頭
烙刻到記憶裡
——他也要飛快地奔跑起來
暴雨一般繚亂的脚步聲傳到
我的耳朵裡時
我剛好將一隻暈頭轉向的蒼蠅
“啪”的一下拍死在明亮的
窗玻璃上

2004年寄自福建

■羅鉞

日 曆

任何一棵掛著果子的樹
被秋天所觸
果子會以任意的姿勢向大地墜落
並就此生根，再抽枝，再結果
再由果子再度以任意的姿勢覓求
自己的歸宿

同樣是大地的孩子
我 一直行走在大地
稍一挪腳，影子就先於我
迷路

雨 後

最後的雨滴，懸於夏天
的髮間，第一束陽光走進牆壁
如花蛇在草叢一隱
棄巢而去的鳥啣著濕膩的蚯蚓
繞過樹林，平滑的河流把頭埋進
老井。一尾紅鯉魚涉過
石頭的喘息
使勁地頂了一下水面
又一個穿著小紅鞋的日子
在我面前轉過身，在她的兩腿之間
我看見一顆藏於水霧中的星星。

2004年寄自四川

■李斐

英雄

記得去年夏天朋友邀約
諸友在他家中看錄影帶
我們嘆茶論“英雄”啖蝦餃鳳爪
大打口吞戰爭送英雄遠去
今年4月24日全美電視台英語
與非英語報紙都記載 Pat Tillman 故事
放棄3年3百60萬與紅雀足球隊合約
投波從戎支取1萬8千元年薪遊騎兵
年薪多寡為生命價值觀資本主義社會
無視鮮花掌聲和媒體的讚美
披星荷槍別過新婚妻子
我問過許多認識的人和陌生人
這個人是英雄還是大腦出了問題
不幸的是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界
窮山惡水中被冷槍射倒27歲的生命
報導說是911事件激發他壯志悲情
當我們生活與恐怖份子息息相關
他的形象與故事在我腦中盤旋不散
所有的人沉默一會都給我肯定回答
女孩子一面說一面擦著眼角
我想英雄行為非一般凡夫尋常
與去年看的影帶就不大一樣
偶爾我也問死在他槍下敵人又如何呢

2004年5月4日紐約

■林忠成

黑貓一號

恐龍從博物館跑出來
到農民的田裏吃稻子
月亮上的螞蟻揮舞帽子
喊：“牛吃菜啦！牛吃菜啦！”
日本鬼子慌忙縮進炮樓
貓對麻雀求愛 說了一籬筐好話
烏龜不理它的龜孫子
病人給醫生打了一針
塞了一塊糖到他嘴裏
哄著：“寶貝，別哭，馬上
就回家。”
醫生們被李時珍叫到小兒科
陰著臉訓了一通
“你們的靈魂都要住院治療。”
十字街 你不知往哪兒去
到處都有鬼
陽光像裹屍布一般翻動

暈

蘇格拉底在市民中醒來
打開你體內的門窗
讓大海洗淨你的血液
荷馬被一女童引領
穿過車水馬龍的街
畢卡索選擇了臨街的視窗
你與世界拉扯著到法院打官司
祖先的屍骨在夏天
“知了知了”地叫熱
在冬天則抱著漢武帝的夢
縮成一團

■葉盛生

野史的缺頁

那天
我意識到自己
比偉人
更偉大
只是
我的身軀
渺小得只能
在世間
來回踱步
我急於展示
我頓悟的
超越時空的秘方
可是我第一個
遇到的
竟是我的債主
他
大喝一句

——沒錢還命

一刀
殺了我
一刀殺了我的
覺知種子

2004年寄自香港

黑夜悄悄降臨
李白像妓女似的
被兩個月亮搶奪著
不知到誰家產卵才好

2004年寄自福建

■北塔

騎車回家的人

—
黑暗爬上了他的腰帶
他得趕快
冷風扯住了他的褲管
他得趕快
饑餓已經跳到了皮膚外
他得趕快
真想像個酒鬼
甚至像個被倒空了的酒瓶
倒下去，睡去
哪怕再也起不來
吽嚟
鏈條斷了
二
瘋狂的風
推搡著一枚落葉
像武警戰士
推搡著一個死刑犯
一直推到他的車輪下
他沒想過要 車
他要去吃飯，去睡覺
他得趕路，總是來不及
輪子過處，還好
是那輛寶馬車的輪子
葉子碎成齏粉
像一堆被壓扁了的耗子屎

2004年寄自北京

■任知

2003年12月27日

那天
咱倆在河東、東麗交界處
仰頭看見藍色牌子
“歡迎你到東麗模範城來”
我覺得
它是在歡迎你
咱們在那牌子下
買根葫蘆斯
然後去交電話費
去東麗商場
買了小手電筒
你知道
我住的地方高
我也知道
自己不會摔下來
咱們買它
是為那束微暗的光
照亮48級樓梯
那光多像
廣場上唱京劇的老人
執拗的表情
咱們為此感動
而停下腳步
後來我們餓了
在“陽光”快餐
談到甘地：
那個手無寸鐵的老頭
如何讓一個國家獨立
為了讓種族間停止殺戮
他躺在床上餓自己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
忘卻寵辱和絕望

■婉冰

單程票

擁著無奈抱緊好奇
赴人生之旅
列車馳奔崎嶇
沿途景物漸漸拋離
眼瞳迷失於茫茫思憶
簇簇群群浮移五官搜索
是挽留不住失落
頓悟緣起緣滅
徘徊復徘徊 欲覓
強佔車座真理
就為重睹倒隱軌跡
車票標註清晰
永遠 永遠
不許回程 除非
參透慈悲
轉輾輪迴

2004年3月3日墨爾本

內心才純淨
我們之所以走在一起
是因為內心純淨
在夕陽下
在我單調葫蘆斯伴奏下
這些瑣碎細節突然閃光
那瞬間
像摯愛我的生命
在燃燒
我得記下
這燃燒的一瞬
我得記下

2004年寄自天津

■吾同樹

思考與陳述

流水沒有家園
游魚沒有腳印

垂釣者沒有他的興趣
廚師沒有餐桌前的位置

一個詩人面對浩瀚的大海
他的呼吸沒有詩意

他的靈魂沒有伴侶
夕陽已經沒有了它的時間

思考已經
沒有了陳述的必要

他的孤獨

樹的孤獨，是他腳下的
茫茫土地的孤獨，是一條
闕開土地的小路的孤獨

梧桐的孤獨，是他依戀的
深深庭院的孤獨，是一縷
照著影子的白色月光的孤獨

吾同樹的孤獨，是他在深夜裡
寫下的那首詩的孤獨
是他（它）那不為人知的一聲嘆息

2004年寄自廣東

■安安

詩人

對話當有終止的一日
在塵世你比任何人更無助
更徬徨
你曾把美妙的歌聲送上雲端
訴說與天籟一唱一和的心願
也曾對著山谷輕唱
為了少年時代所遇的幽蘭
大海的浪啊 曾一波三折
跟著你的詠頌而盪氣迴腸
爾今你去向何方
流浪的風兒告訴我
玫瑰因愛情而傷
詩人因寂寞而亡

永恆的女神
引導人類上升
多少一代佳人
知己紅顏
喚醒年輕的心靈
以一生仰望蒼穹
將夢中的世界歌唱
誰能在生前贏得榮譽
誰的聲音千百年後仍在迴響
我見百花因春天而放
詩人卻因愛情而亡

在戰亂的煙塵中
羔羊竭盡全力躲避豺狼
你以早衰的白髮為筆
研磨血淚為墨
記載民之疾苦
生靈之塗炭
最後在某一個寒冬

■羅左

夏夜

月影下的籬笆
班駁的牆
一棵古樹長在我肩上
我成了風景
在這個有夏天的夜晚
一隻青蛙
牽扯出滿村的犬吠
我坐在村口的井沿
被閑置成第三個月亮
在兒時祖母所講述的故事中
如此安詳、坦然的死去
有一棵樹倒地的聲音

2004年寄自四川

安息於冰雪的河上
因為沒錢買一副薄棺
你的屍骨以船為墳
漂浮多日
四處尋找落土的地方
安貧樂道的草堂主人
因困苦而亡
江河有幸與之為伴
令後世所有堂皇的陵墓
皆暗淡無光

詩人啊
歲月的枯榮與你何關
多少後來者把你追念
不問貧富與悲歡
即使你的吶喊將在人世消散
餘音也已在星際間得予傳揚

2004年寄自福建

格里戈里耶娃詩抄

◎陳殿興

格里戈里耶娃，俄羅斯當代著名女詩人，散文家，攝影家。1946年生於烏克蘭盧甘斯克市附近農村，畢業於喀山大學俄羅斯語文系，15歲開始在地方報紙上發表詩作。已在國內外出版詩集9種，譯成英日法匈捷等文字。俄國曾以她攝的花卉出版過一套名為《歡樂的淚珠》的藝術明信片。現僑居英國倫敦。

世界性的文學過程……

在它的路邊，
在舊招牌和大理石骨灰盒之間，
我不費力地擠在一幫腋下夾著
磨損了的手稿本的
小姑娘、阿姨、小伙子的中間。
在草木茂密的路邊，
肉眼剛剛可以看清每個人的臉：
他們默然不語，心情惡劣，
孤芳自賞，
他們寫作，受著寫作折磨，
他們渴望著被看作詩人，
期待著別人看重他們，
誦讀他們的作品。

這樣問題就算解決。

1974/2/14

我躲避，我搪塞，
我用謊言當被子
把自己裹起來，
我裝睡——
這都是因為
心裡沒有愛！

你那座小鎮
小得像個煙盒，
可以托在我的掌心；
你在它的街道上走動，
就是走在我的掌心。
你不相信
自己走在我的掌心；

我能把你吹開毫不費力，
因為你不過是我的回憶。

1966/4 於喀山

八月一日海濱偶拾

筆真好使，
這不能不提。
我的心跳了，
當他從海裡出來，
(一般來說，男人並不會使我動心)。

“水暖和嗎？”我心慌地問。
“暖和。”那男人溫和地答。
他頭上和胸前已出現白髮。
他長相年輕，體格健壯。

周圍是一些穿著衣服的人在散步。
他們穿的是線衣和單褲。
我夾雜在這些人中間，
也穿著衣服——心裡感到羞愧。

我背對著太陽看他
1965 換上乾爽的衣服，
在海水裡涮洗游泳褲衩。
太陽不妨礙我，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漂亮的動作。

他幾乎全裸——
在穿衣者中間，
他很漂亮——

跟人們相比。

不斷有軍用飛機起飛——
附近有機場。
我想飛機的吼聲能夠淹沒
我的哭泣。
我這樣想。

一隻甲蟲迷失方向，
撞到我的臉上。
“宇宙風景！”
背後傳來說話聲。

於是我把頭轉向太陽。
等我再回頭時，
他已經不在。

我想起來旁邊曾有個漂亮的
年老的(這也許是我的錯覺)
穿灰色長連衣裙的女人。

還有一個小姑娘——
他跟他打過羽毛球，
剛上岸的時候。

是妻子和女兒。也許是妻子和孫女。

他是從海裡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總認為，
只有維納斯才會從海裡出來？
他也是從海浪泡沫裡出來的呀。

當時有海浪，
不過這也許是我事後想出來的。

當時有落日——這可千真萬確。

那個不漂亮的穿時髦長連衣裙的女人
跟那男人走了，就是傍晚迎著我
從海裡走出來的那個。

1966/8月於尤爾馬拉

■揚子

蓮

虎與狼相鬥不停，
貓與狗各自帶著不同顏色的眼鏡。
野兔跌入了獵人的陷阱。
藝術品剪小了，染了色；
剛好放進那鑲金的畫框裡。
玻璃瓶驟然掉在石頭上，
破碎了！
一切都破碎了！
夏日裡嬌艷的玫瑰，
吸取了一季的陽光；
在秋風的吹襲裡，
片片凋零。
然而那一朵純美的蓮花，
在夢中平靜的湖泊裡，
永遠亭亭玉立。

松樹和白楊

在某處的湖岸上，
站立著一些松樹和白楊。
晚間，在月光的照耀下；
它們笑談著
有關松鼠和烏鴉的閒話。
或者，一起數著天上的星星；
然後打瞌睡而入眠。
當第一絲朝陽探進了森林，
松樹和白楊醒來了。
它們滿披著珍珠般的露水；
以湖水為鏡，梳頭整裝。
太陽愈升愈高了！
一陣和風吹來；
松樹一齊左搖搖，右擺擺；
拉著它們的大絃琴，
悠揚的樂聲散佈四方。
白楊搖動著滿樹圓圓的葉子，
像千萬個銀幣在微風中打轉。
這時候，太陽在遠遠的山頂舞蹈；
而一湖的翡翠閃閃發亮。

■黃伯飛

在道中行

我沒有方法分辨
這個噪音來自
一個人或是一位神。

我在激情中生活
一年又一年。

“你聽著！”這個噪音
這麼清晰來自天空：
“直走向前，
道就在你眼前！”

我現在知情識意地
走在道中，
一天 一天 又一天。

Walking In The Way

I had no way to make out
The voice that comes from
Man or God.

I struggled passionately
Year after year.

“Now, hear! hear!”
—— Its as clear,
A voice comes from
The celestial sphere:
“The way is in front of you,
Go! go! And going straight!”

Look, how sensibly I am
Walking along this way
Day after day.

附載：此詩在胸中積存四十餘年，
今晨（四月九日）方纔寫出。其中經過，
詳見於昨日所寫之〈說詩小札〉中之
“失蹤的兩首詩”，茲將該篇附載於此，
藉見中英文字之歧異；文字與人；以
及人與生命經驗間之複雜錯綜之關係。

失蹤的兩首詩

五十年前我寫的英文詩，其中有兩首，
一首是 Matador，一首是 Voice。這兩
首詩都已不知去向，現在想起來要說說
的，是當時要把這兩個意象寫下來的經
過。第一首要寫的是鬥牛勇士(Matador)
如何閃、躲、騰、挪，用紅巾逗引莽
牛埋頭伸角，疾足撲進，然後對準莽牛
兩角之間之靈穴，一劍直插，令牠失掉
知覺，昏迷倒下，血染黃沙。這一首詩
的觸發，大約來自腦子裡的三個潛意識：
一、在西班牙參觀過一個豢養鬥牛的山莊。
二、在銀幕上所看到的鬥牛的場面。
三、中國文字中的“解”字。這首
詩由初稿二三十行濃縮到十幾行，結果
經過“冷藏”之後*，自己認為“不及
格”沒有寄出去發表。

第二首 Voice，經過許多思索，掙扎，
始終沒有把心中所要表達的幾個意念
妥貼地落在紙上，原因是我的中文——
對中國文字的了解糾纏著我，一定要弄
清楚 Voice（英文字典譯作：聲，聲音。
）和 Sound（英文字典譯作：音，響，
音響；聲音；發音；吵鬧聲……）的
分別。結果是這個 Voice 一直都沒能把
它定位，把它分辨出來是人的聲音，或
是一如英文詩中把個 v 字寫成大寫的 V
就拿來代表神的聲音。於是這首詩便無
聲無息地“胎死腹中”了。

*50年代，夜間修“文藝創作”，教
師 Richard Bank 曾引述當代某美國詩人
之經驗談：有些詩寫成之後須放入“冰
箱”，“冷藏”一個時期，再拿出來看
看。

露斯·斯通詩作選譯

◎金舟

露斯·斯通(Ruth Stone)為美國當代著名女詩人。1915年6月8日出生於弗吉尼亞州。1999年，露斯·斯通的《普通詞語》獲得美國全國圖書評論界獎。2002年，她的第九卷詩集《鄰近的星系》榮獲第53屆被譽為文學奧斯卡獎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同年，露斯·斯通又榮獲美國詩人學會2002年年度的華萊士·史蒂文斯獎。華萊士·史蒂文斯獎是美國詩人學會於1994年設立的，獎金達15萬美元，以紀念詩人史蒂文斯並表彰傑出詩人。前幾屆獲獎者包括默文、里奇、阿西貝利等。

鄰近的星系

In the Next Galaxy

在鄰近的星系
情況不會一樣。
沒有人會喪失
視覺、聽力、膽囊。
所有的凱茨科爾斯山峰
都用嶄新的遊廊環繞裝璜。
希特勒的主意不會產生振盪。
當返回到這裏時，
他們還在清理著
匿藏於阿根廷的那些
滿身皺折老納粹的衣袋錢囊。
而在鄰近的星系，
某些行星會有真正的
藍天和飲用水。

那又怎樣 So What

對我而言偉大的真理是被點綴了
歇斯底里。
有多少愛因斯坦我們能夠忍受？
我躍入不確定原理。
在眾多玷污誹謗後，你僅僅用一笑
清洗。
你說：哈哈。如果是一次熔毀又怎樣？
我將立刻寫下最後一段詩句。

交易 The Trade-off

言詞構成思想。
嚴厲的暴君，像你監房的
清洗和監護。
他們放牧你的想像
走下敘述關係的彎道
等待用大鍛錘
敲打沒有認知的
認知要素進入知識。
是，緊固文法，句法的袋子，
聰明從胡言亂語橫跨一步，
就是一所舒適的
監獄。鏡子的鏡子。
而所有在囚禁中說出的
都被鎖在了秘密之外。

言詞 Words

威廉斯·史蒂文斯說，
“一個詩人看世界
如同一個男人看一個女人。”
我從不知道當一個男人
看一個女人時看見什麼。
那是個密封的宇宙。
在這泡泡的外表

所有東西都給延展至無限。
沿著覆黑的操場，樹似老漢般長著鬍子，
像一排瞌睡的灰白鬍子的清朝高官。
他們的舊鬍子被舞毒蛾作了繭。
所有清朝高官都被捕獲於他們的形象中。

一個詩人看世界
如同一個女人看一個男人。

不期望答案

Not Expecting An Answer

給你這封冗長的信，
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意味什麼？
我們在我們的袋子裏環繞行走，
將它吸進，把它嘔出。
然後昆蟲們，蜂擁雲集
重過世界上所有的動物。
然後在曬衣繩上的食蟲鳥，
像撒網者自佛蘭芒人的船上傾斜，
當大海被鯀魚惹怒。
這封長信在我的腦海裏，
書法，羽毛似的蘆筍。

好意忠告 Good Advice

這裏不是確切的這裏
因為兩秒鐘之前
它被那裏經過；
此處它不會再來。
儘管你對此調整適應——
這沒有什麼，你說，
只是習慣。
我們多麼可憐，
因一切都流經過
我們的指間。
“這裏”，惡魔之王說，
“吃。這是天堂。”

想入非非

◎黃伯飛

在2003年10月14日寫給黃美之的信裡會有下述的一段解釋“我在詩這方面的所作所為……”；全文是要解釋周策縱在贈給我的對聯中所說的“詩神”*。

“西方的詩神‘Muse’，中文譯作‘繆思’。古代繆、謬兩字有時通用，都含有‘荒誕不經’或是‘想入非非’的意思，以這個解釋來評論我在詩這方面的所做所為，當是亦不為過。”

我這裡要說的是怎麼纔算是“荒誕不經”和“想入非非”。“荒誕不經”是古人用來批評一些不合乎當代的理論和思想的一些著作或理論，這是英文中所說的unorthodox。我認為既要創新，就不能守舊。因此“荒誕不經”往好的一方面來說，那是creative。至於“想入非非”用英文來表達這個意思，可能是fantasy，往好的一方面說，那可能就是“想像”(imagination)。

到底一個人的創作——尤其在詩這一個範疇裡，一個“創作人”一個“詩人”究竟他或她的創作現實到多麼現實，虛構到多麼虛構，這都出不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一些框框。什麼主觀、客觀、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其實所有的“創作文、藝的人”都完全未曾把它放在心上。

*周策縱贈給我的對聯：“萬世作師表，滿身皆詩神”。

胸襟與氣度

沒有胸襟，讀不到天下的好詩；沒有氣度，讀不到天下要好而尚未好的詩。

附記：近日細讀《白香山詩集》（唐白居易著，香港廣益書局出版。）

魔幻荒誕之外

秩序的成長與完成

◎秦松

時間空間與生命的現象遭遇，愁悶之外，詩也足以表現吾人生存的意願與主張。時間在不停的流變，空間在不斷的擴大，以生命去發現生命，也是以生命去送葬死亡。精神與肉體的存在，肉體的脆弱，會隨時隨地的消亡，精神的強悍能以鼓舞肉體生存的意志與生命力。

詩以文字語言媒介，帶給吾人精神上的享受與慰安，一如所有的以各種媒體表現的藝術精神，總要帶給吾人某些訊息。

人世間的混濁動亂，魔幻與荒誕，清新與清醒，對吾人格外的迫切需要。人類把吾人自身的生存環境，與存在的樣貌，已糟塌得不成“人形”了。法律與醫道是對人之肉體判決，詩與藝術是吾人精神的飛揚。然則，走出痛苦與苦悶，不解以各種宗教所言，死後得以解脫，事實上死後一無所知。唯在生前不能精神虛脫，生之精神虛脫必也由於人文精神的虛脫而錯亂。次文化如此，嚴正文化也強不了多少。魔法與荒誕正在腐蝕高低級心靈與童心。

人性的美好與醜陋，似乎與生俱來的現實存在，正如痛苦與快樂，愛與恨的感受俱在。無論如何，吾人還是以人性的美好，催生詩與藝術。維護生命的美感與尊嚴，此外文學與藝術再無其他的用途。野蠻與戰爭把人类的文明化為烏有，政治與宗教引發眾人的愚昧與迷信。前者以直接的“宣導”，後者以間接的“佈道”。吾人無以排除，只有選擇不受蠱惑。

曾經以荒誕對荒誕，戰亂對戰亂，此刻以魔幻對魔幻。戰亂荒誕魔幻之外，詩與藝術必是秩序的成長與完成，這是無可質疑的。雖然艱難。喪神喪志，愁悶哀嘆，可以休矣。

自由自在在秩序裡，回到人與詩的安樂和諧，美與健康的生長。當無奈與不得已之時，寧可長嘯戾聲一吼，也不忍氣吞聲自哀自嘆。此乃我之意願與主張，也是對古人所言“詩以言志”的註釋。順便把“文以載道”加以註釋，道者，人之生存之道也。

2004年元月六日補前稿未竟之意在直射

命中靈魂

某個部位

——讀向明短詩〈事故〉

◎董克勤

突然閃出一段記憶
原來前生是一株發育不全的樹
矮小·乾瘦，就像鄰家流着鼻涕
的孩子
那樣被風欺凌，被雨削直
也許由於基因亂序配置
總是結不出四季渴望的果實

原本就是兄弟的兄弟的兄弟呵
隔着一條意識幽冥的河谷，成就
一株幸運沒被斧斤腰斬今生的樹
我們活着是何其遙遠
雖然風雨相欺的聲音
你我，依然都清晰的聽見

讀到《新大陸》詩刊第79期刊出的向明先生的短詩〈事故〉，我的心裡一陣震動，彷彿一粒子彈擊中我靈魂深處的某個部位，我更加看清了目前我們實際存在但熟視無睹的生命真象，也忽然變成了一株與詩作者一樣隔着“意識幽冥的河谷”但根存在在一起的樹。這首詩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使同受外界侵害的人類因為命運遭遇的共同悲慘而親近起來。

好的詩之能感動讀者，必須有準確的命中率，使讀者像受了重傷似的悲嘆、驚悸。為之清洗，為之啓迪，為之洗禮，為之改造。向明先生這首詩在我靈魂中造成的溫煦的痛，使我身上突然湧流着一種新鮮充沛的血液，我像獲得了新生。所以，只有命中靈魂的東西，人們才會牢牢記住它，喜愛它。這一年多來，國內國外的詩也讀了不少，但都沒有什麼印象。而這首〈事故〉，每個字詞，每個句字，卻像連發槍裡的一排排子彈，“砰砰

呼”地打動人，感到發自內心深處的欣喜若狂。我想，詩真的應該這樣擊中要害，自古以來我們的詩不都是這樣的麼？不幸的是，現有的詩都是功利性的在耍新耍酷。詩人們多埋怨時代、埋怨讀者，這是很不公平的。詩在當今時代遭到冷遇固有其社會時代的原因，但詩作者本身更應負起責任。某些標榜“現代”或“後現代”的詩只是在自我炫耀，故弄玄虛。讀者讀來卻如墜五里霧中。而某些所謂“口語派”或“下半身”的詩，則又是一堆骯髒的廢話，讀者避之惟恐不及。

而向明先生這首〈事故〉字字珠璣、句句篤實。整個結構表現出對生活深層次的觀察和挖掘。由於作者對人生有豐厚的體會和哲理的認知，因而能透過一些簡單的事例而顯出藝術表現的華美。全詩寥寥十二行，但包含的遐思和深情卻無窮盡，最主要是透過詩的表現闡識出時代的不幸造成人與人之間悲劇性的隔閡，看似遙遠而風雨相欺的聲音卻都近在眼前，十足寫出意識形態的作祟與為害。俗話說：“畫鬼容易，畫人難”而目前詩界所重者，畫鬼者也。像向明這樣仍站在人本位寫詩的，已是鳳毛麟角。

2004年寄自山東曹縣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在離職演講中說：“我似乎越來越猶豫不決，對我自己亦是如此。我的敵人越多，我的頭腦越是站在他們那邊，於是我便成了自己的頭號敵人。”其中最後半句符合伊沙面對寫作的心境，伊沙面對那些詩痞、小醜的態度決絕無情，然在創作中熱情迸發、肆無忌憚，從90年代到目前伊沙創造力有目共睹，同時他一如既往地對那些“白痴”挑戰。他咄咄逼人的氣勢早已註定勝局。一骨頭堅硬的鬥士遇見一幫“小兒麻痺”結果可想而知。他根本不在乎那麼多人追逐，還會在乎路上塵土？

1. 伊沙與《唐》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的巔峰，今人望其項背，伊沙則採取一種審視態度。他久居沒落的“廢都”，經濟、地域、成見、誤讀對於他也不構成什麼，一個創作者很自然摒棄界限，界限如枷鎖，是庸人身上的符咒。正如年輕的杜尚在25歲就意識到人類狹隘是一種普通而深入的共性，藝術並非陶冶提高人的淨土，以標榜風格創新和思想解放的藝術一樣可滋生人類偏狹本性的地盤。所以他決定與巴黎的現代藝術家分手，此後他不再相信教條，且意識到要保持人真正的自由，必須和人類所有的規矩標準決裂，無論其規矩標準在什麼名義下。實際上被評論家巧立名目的框框都是令人乏味的，就像風格、傾向、結構、境界、隱喻等這些都會對作者產生束縛，所以說標籤都是“矯飾”，它可蠱惑人心，也可箝制思想。

在藝術界“創新”永處首位，像搖滾音樂家尼爾，揚從一極端到另一極端，否定潮流及忠實歌迷對其音樂的即成期待，鮑勃·迪倫在其他歌手追風演唱“抗議歌曲”時，毅然轉向，他不想再做那個“時代代言人”。

對於作者理念超脫界限還不成，實際行動比什麼都重要，對於伊沙三首名篇〈車過黃河〉、〈結結巴巴〉、〈餓死

詩人〉無形也給他人造成了“界限”。被人定性為口語詩人伊沙，最多的是說他寫“非詩”，其實討論“詩”與“非詩”並不重要，看作品看的是“指歸”（指向生存，指向生命，指向內心）。那些認為《唐》是在“回歸”的誤讀者，是脫離一個誤區進入另一誤區。詩詩不能單從語言，意識才重要。伊沙在創作中充份釋放自我，自然入詩，自然“出神”，自然出神入化。我認為《唐》是伊沙重要的作品，它成功不在選材，而在對題材控制能力，他展示出自身寫作豐富性，同時將獨立的意識呈現讀者，那些啓示不斷繁殖，為後來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另外伊沙創作《唐》是將“詩”作為一種宗教（見題記）。詩人無論古今，都有氣質共通的東西，創造遵循的標準和本質是相通的。南朝鍾嶸認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這個標準依然適合當下，司空圖將鍾嶸的“韻味”說拓展，將風格分為雄渾（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纖濃、沖淡、含蓄、飄逸、豪放（真力著滿、萬象在旁）悲慨（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等二十四類。其實這所謂二十四類韻味，完全可以用氣質和情緒概括。自然情境會給人親切感受，而詩外功夫則是靠作者自身修養和體驗。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先賢，下至愚夫，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情”是詩作為藝術根本特徵，表現情和認識的工具是語言，語言是表達思想在場的存在，口語直接而鮮活。劉勰《文心雕龍》中也有類似的論點（“意翻氣而易奇，言證寬而難巧”）。

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古臺歌〉激起了人對小與大、古與今、短暫與永恆、有限與無限的思考，迸發出“小我”短暫、有限性的感慨。作者的空間意識是以心理尺度來體悟世間萬象，人從滄桑巨變、生活無常中感受到週而復始中蘊涵的節奏變化。創作即時的靈性如火花，

一個題材沉澱時間過長必然削弱文本張力，另一方面即時往往不可靠，會導致泛日常、口水，文本平淡無趣。一個優秀作者主要是意識到瞬間的變化，同樣知道有的東西亙古不變。伊沙就是個以即時抵達永恆的詩人，他創造力豐沛，意識到了，寫什麼都可以。當然目前的諸多詩票友盲目追逐潮流，只顧“即時”，寫“髒詩”、“口水”、“廢話”，同時伊沙背後模仿者也是多如牛毛，孰不知伊沙始終是個異數，模仿者必死無疑。

2.《唐》與唐詩

讀《唐》會發現伊沙對李白、杜甫、王維的偏愛，這三位詩人著筆最多，想這與《唐詩三百首》的編選者蘅塘居士有關，另外三詩人在唐詩中地位也是最重要的。李白集道、儒、仙、俠一體，風格飄逸瑰麗、豪邁雄渾。同時李白又是一個沒有專一信仰的人，在詩中扮演各類角色，不過是對封建社會秩序和世俗觀念自覺的輕蔑和挑戰，所以他必然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思想叛逆精神孤獨的人。杜甫和李白同樣內心充滿矛盾，他目睹唐由盛轉衰，哀嘆山河殘破，現實對他創作的吸附力很強，他著重于對現代苦難的訴求。“聖人無規矩可法，仙人無蹤跡可躡”可概括李杜風格的不同。山水田園詩派是唐詩地位重要，其中成就最高者為王維，孟浩然次之，孟異于王，在於兩者立意和指歸的不同，孟詩“有我之境”……以個人視角觀察事物，個人色彩很濃，王詩為“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有我之境只能入乎其內，不能出乎其外，無我之境既能出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進入詩就能寫，從詩出來，才可以旁觀。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孟、王詩的差異是“寫”與“觀”、“生氣”與“高致”的分野。在古代詩的高低優劣，是看有無意境和意境所達高度，當下看待詩的標準不過是將“意境”改為“境界”。

回到《唐》，上文說“境界”落實到創作中就化為了“視界”。伊沙將現代詩與唐詩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

到“視界”融合，從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對象都超越原來的視界，達到一個全新的視界。這個更高、更優越的新視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視界，而給新的經驗和新的視界提供了可能。伊沙的《唐》符合伽達默爾的“視界”說，他將直覺感受訴求于詩，最後形成一種境界。他的發現是流動生成，意識敞開，是對唐詩參與和對自我視界的超越。伊沙通過《唐》與唐詩對話、與唐代詩人對話、與現代詩的對話，作者與唐詩、唐代詩人是靈魂關照關係，從而填平現代詩和古詩的鴻溝。作者（身邊人）置身于唐詩中，古今對照，替古人說話、自說自話，產生陌生匪夷所思的效果，這些都是為了更直觀地表達自己的認識，同時將消解對象消解得很徹底（如：11中對自己崇敬的詩人李、杜言志，33中詩人在解讀一首詩過程中加入對現代詩的看法，挖掘人類豐富的心靈，勝過炫技、殖民化複製、裝丫挺。54通過聯想表達對一首詩的偏愛；如86詩人的介入讓人感受到世間的“變”與“不變”，矛盾中的變數。96直抒胸臆；104的士上突兀出現四位詩人；241、244、211直接說出古今共性的看法；263、289、316用“性”來消解）；其次伊沙用的方式充滿智性，他將現代意識貫于其間，“解構”、“反諷”、“複製”、“粘貼”等手段令文本妙趣橫生，解讀產生的歧義和啟發具有無限的衍生性。寫到這突然想到一位歌手貝克，這個搖滾怪物被樂迷稱為“音樂美學拼貼大師”，他每張專輯風格不同，甚至每首歌都風格迥異，他將靈魂、藍調、說唱、鄉村、靈魂樂、西部音樂、60年代警探片片頭音樂、噪音美學等天馬行空的樂風拼貼起來，他將最土最草根的音樂元素做的都富有既酷又具最新潮的新世代精神，他彷彿在做音樂化學實驗，他用奇特的聲效器，唱腔一會頹廢，一會慵懶，一會很具未來感，每首歌都是一種奇妙的聽覺呈現，復古與未來交替的不協調中，貝克在創作中迸發出迷人火花，每次出擊都令人驚喜的過人之處。貝克作為音樂人和伊沙的共同點只是不斷變化，變化的內外並非涇渭

分明，音樂與文字本身載體不同，表現方法有很大差異。詩是語言藝術，伊沙選擇敘述的方式靈活，僅僅詩中的幽默及犀利的酷評方式就打破了閱讀者的思維定式（如39、109、116）伊沙通過解讀、精讀、釋讀甚至誤讀，將自己想法和盤托出，絲毫不拖泥帶水。其中有些簡潔的句子很精闢，如“寂寞它逼的緊／孤獨就是古代的癌症”、“我該相信做的最巧的人／還是說的最好的人”、115說出詩觀）；再就是在意識上作者對封建時代的觀念進行顛覆（如忠君、求仕、懷才不遇、歸隱）將唐代詩人的思想局限解剖得入木三分，（如14是對歸隱的諷喻；63中對充滿怨憤杜甫的挖苦；73寫出囿于時代局限的行為，對今人仍有啟示；126中對主張“不才名主棄”的人進行嘲諷）。再有讀伊沙的詩充滿快感，他將古漢語、現在漢語、時尚口語雜糅運用令人耳目一新，（50、51、99、130、195處理的乾淨利索，令人回味；109、116造成出人意料的喜劇效果）。當然伊沙《唐》某些段落處理得草率，有的地方容易誤解，比如（45、52、67、70、156、258意譯無起色，81、90、107、295水、283複製）我想伊沙的“點彩法”最終形成的畫面並未達到自我理想的境界，由於詩數量，不免顯得“碎”。

3.長詩創作“豐富性”之必要

談這個話題前，首先要廓清長詩和史詩的概念。1.長詩不一定是史詩，它側重于篇幅，可以是短詩的彙集，內部沒必然聯繫（比如馮至的《十四行詩》）2.史詩都屬於長詩，總體要有“歷史感”、“豐富性”，最終呈現出一個“境界”，它一般都有“對應物”或“焦點”的存在，這些是帶有史詩性質的作品的一般規律。比如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和西奧·安哲普洛斯特電影《尤利西斯生命之旅》都是對應《荷馬史詩》；福克納小說《喧嘩與躁動》對應《聖經》；艾略特《荒原》的題意和結構基於杰西·韋斯頓的《從祭儀到傳奇》和詹姆斯·弗雷澤人類學專著《金枝》中關於基督教尋找“聖杯”的傳說；帕斯的

《太陽石》對應的是“阿茲特克石鏢”。

西方詩一般來源於歷史傳說宗教、神話故事，而在中國沒有統一的信仰。詩人對長詩心態複雜：1.一個優秀的詩人是否需要寫史詩證明？2.至今中國史詩無傳統3.從心理上拒絕寫長詩4.長詩受眾小5.弄巧成拙。本人不提倡長詩，也不拒絕，創作取決於需要、個人能力。寫出一部成功的長詩對個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她對有野心的作者充滿誘惑，同時她也是“雷區”。另外藝術家不是靠一兩部作品蒙出來的，到一定程度視野、境界、經驗、文化積淀、個人悟道等元素愈發重要。我們在日常生活都會有發現，這些發現的集合是創作的本源，藝術家最終“豐富性”決定其未來發展。

4.長詩創作之“旅程”

談到白話詩以來長詩創作，不得不提詩人郭沫若。他的〈女神〉是以女媧和共工的古代傳說為描本，他很聰明地選用戲劇的結構，運用戲劇的語言，我們從詩中發現他的好大喜功，也聽到他內心的噪音。但他的創造、對光明的追求富有積極意義；朱湘的〈王嬌〉在當時也意義非常，〈王嬌〉一詩取材明代話本《今古奇觀》，此詩閃光處在於朱湘重新構建故事，利用多種藝術手段，多側面地刻畫人物心理；孫毓棠的長篇敘事詩〈寶馬〉圍繞著“寶馬”展開，寫得氣勢磅礴，全詩七百多行一氣呵成，作者將自己對兩漢學術研究溶入作品，造成了學術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同時作者的語言的特點明顯（此詩缺點：具體、刻板、鋪陳過甚）。

上面所說的旨在回顧，這些只具備文學史的意義的作品對創作參照意義甚小。而近20年長（史）詩創作者無外乎寥寥幾人。江河、楊煉的詩中流露出英雄主義和群體意識，他們追求的文化涵義滑稽。作“代言人”令人厭煩，何況刻意追求，將民族精神“符號”化，這種虛假膨脹與海子創作態勢本質相同，雖然兩者背靠的文化語境不同。海子史詩的傳統來西方，他的作品與江河、楊煉的現代史詩在形式層次上具有相似性

，在文化內涵上上有著巨大差異，前者重在“尋根”用現代意識打量著傳統文化，並以宏揚民族文化為主旨，海子的史詩則超脫民族文化主義之外。他的主要作品《太陽七部書》形式運用詩劇、詩體小說等樣式，他將短詩中噱語和碎片移植過來，採用倒行逆施的生產方式，侵犯的疆域太廣，以致自己無法駕御，在他充滿原始元素的語言中，意象往復的敘述顯得異常空洞，作者的意識淹沒於“大詞”中。

回到當下，回到《唐》，我們分析一下長詩創作的可能。于堅〈0檔案〉用能指的手法解剖中國的檔案史，〈飛行〉氣勢宏大、意識飛揚，精神縱橫萬里，開創了前所未有言說、精神疆域。（缺點：失真，大而無當）；阿堅的〈自由宣言〉生活味濃，語言活潑，語氣自嘲，讀起來很“打油”。詩人對社會現象自由評說，同時並沒忘記自身的尷尬和窘迫，（缺點：整體敘述囉嗦且主題重複過多）；徐江的〈看球記〉不長，具有史詩特徵。詩的對應物是“足球”，他採用編年體的形式用球迷的眼光將20年來足球帶來的苦痛和快樂呈現給讀者，在詩中他還寫了當時社會生活（時尚、文化、娛樂、社會事件），這些令文本更具豐富性。此詩作者放開了思路，沒把眼光盯在足球上，其中還有足球背後的體制，人們當時情緒的反映以及社會深層次的問題。全詩其後附述令人對逝去20年感慨萬千（缺點：“散”，沒上昇出一個整體境界來），伊沙的《唐》徹底顛覆史詩所遵循的文化意識，詩人自我意識、體悟和感知和所描述的對應物水乳交融。

從江河、楊煉等的“現代史詩”可以看出他們的觀念化傾嚮明顯，“尋根”指向容易陷入兩律背反，如果用現代意識（自我反思、自我反叛意識）來處理，則是另一番景象。另外史詩未必過份追求“歷史感”，個人生活的印記也會給人深刻震撼，我們在創作不需總思慮“為什麼？”如果換成“為什麼不？”則有更多出路。比如“史詩”它被約定俗成的指標完全可以背叛，比如說：難道必須有“對應物”？幾個對應物本質

相同是否可以？可以將文化生活與寫作生活、私秘生活聯繫起來；可將生活細節像珍珠似的串起來，讓人找不到任何規律；可將現代感放到古代演繹、古代觀念放到當下演繹、時空穿插演繹；如此發散地想，沒有什麼不可以，所以可寫的無窮盡，然而最關鍵的：所有可能需要親歷才可知。

5.個人與群體

“我們中每一個人都比一個人更豐富，比很多人更豐富，比我們自己每一個人的無限增殖更豐富，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無視週圍一切的人，也可以因週圍的一切而高興或者悲愁，從而有別於自己。我們的存在是一片巨大的殖民地，有很多類型的人，有所有各各相異的思想和感覺共處其中（佩羅阿《惶然錄》）。”從此看出寫作是追求自然和諧，一個作者豐富性很重要，他可以勝過一個群體，然而自身豐富性則最需要的是發現，從歷來的經驗發現，從具體生活發現，從他人身上發現，挖掘自身。在我們身邊大多是“他不知為什麼走／他總是不停地走”的人，所以具有獨立意識更重要，這一切全部依賴內心真實。

“又是同樣的逆轉：人們視為“客觀”的東西，在我看來是造作，而人們視為瘋狂、幻想、謬誤的東西，我卻看作真實。奇怪的是真實的感受就安身在誘餌的最深層。誘餌褪去它的偽裝，變的如此純淨，就像一種本色金屬，什麼都不能變質：它是無法摧毀的”（羅蘭·巴特）。

對於個人創作而言，喧囂、投機、組團伙沒用。對於優秀作者而言，它的作品勿需任何人評判，也無須求認同，他只需創新。那些認為伊沙是“一次性寫作”的人沒發現他在追求永恆，這只是證明其短見。對於伊沙而言，他對未來已了然於胸，正如：“冠蓋滿京華／那還用說嗎／斯人獨憔悴／那還用說嗎／千秋萬歲名／就這麼定了／寂寞身後事／就這麼定了”，那長詩《唐》是成功的，也這麼定了。

2004年寄自天津

阿保里奈爾是法國的名詩人——一個過著無根的波希米亞和法國古代詩人維雍式的藝術家。在其短短的38歲一生中，參與了20世紀初歐洲文藝領域風靡一時的先鋒派運動，並把詩引向未曾探索過的途徑，這包括立體派、未來派、具體派、崇拜俄耳甫神秘音樂迷人的原始派和超現實派及其它文藝流派……他是從波蘭出來的女移民和一個意大利軍官之子（其實這只不過是傳說，他父親的名字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母親是不願隸屬沙皇的俄裔波蘭人，他的全名是威廉·阿保里奈爾·德克斯羅維基Kostrowitzky。他對於自己的出身諱莫如深，寫詩後簽名時只用“阿保里奈爾”一名。

他的母親沒有固定職業，常常在法國東南地中海地區如：蒙地卡羅、坎城和尼斯等地遷移，因此他在法國的管理下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好讀書，那時已熟讀Mallarmé, Racine, Verlaine, Baudelaire等人的作品。1899年旅行比利時，1901年在萊茵河地帶充家庭教師。那處的風景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激發了他從事詩創作的熱情。他被萊茵河地帶風景所迷，後來在詩裡又再現其森林和傳說之美。回到巴黎和母親住在一起後，於1902年開始，日間打銀行工，午後經常出入文人聚會的咖啡館，如Café Closie des Lilas等皆有其足跡。把他曾追求一位英國少女但未能如願的事寫成了著名詩篇《失戀之歌》(La Chanson du malaimé)後，成為著名詩人。並與當時流亡在法國的列寧為友，兩人常在咖啡館內下棋。列寧是個棋盤高手，常常故意讓人、詐輸，最後才以出奇制勝方法擊敗對方，列寧雖不是藝術家也不寫詩，卻喜歡跟這些詩人們下棋。

那時的巴黎是頹廢酗酒和色情狂的魏倫死後不久的巴黎，街頭娼妓、毒品販子到處都是，是一個浪漫與悲痛的社會。因種族歧視而產生的德雷福斯案（

Dreyfus Affair）幾乎弄垮政府。阿保里奈爾是個出生於羅馬的外來人，對此案特別敏感。他的藝術界朋友中有猶太裔也有法國人如弗拉曼克、瑪莉勞倫絲、德蘭、杜飛、雅科布、雅里(A. Jarry)，特別雅里是劇作家，他寫的是超現實的作品，如《烏布王》是一部荒誕和蔑視形式權威等觀念的故事；另一位是桑德拉爾(Cendrars)，是個瑞士法語詩人，曾創造一種有力的新詩風格，以表現充滿奮鬥和顛險的人生。阿保里奈爾的法文特別好，文化水平高，自視為羅馬皇帝般鶴立雞群的自我，出言驚人又喜歡吹牛，預言20世紀將成為一個殘暴的虐待和色情狂(Sadism)社會。1911年達文西的油畫《蒙娜麗莎》被盜去（法國當局於1913年尋回），阿保里奈爾被指為嫌疑犯而被捕入獄。

阿氏和畢加索、布拉克等結交為友，向同時代的文化人推崇亨利·盧梭的繪畫和原始非洲的雕塑。與畢加索一起專心致力於為文學、詩和繪畫方面的立體派美學下定義。1913年他出版《立體派繪畫》頗受弗洛伊德和榮格心理學的影響。第一本文學作品《墮落的魔法師》(英譯為The Rotten Enchanter, 1909)用散文詩寫成，敘述一個魔法師和一個水中仙女的離奇對話。阿保里奈爾的詩傑作是《醇酒集》(法文Alcools)，該集內有好幾首名詩，如：〈橋下奇景〉(Le Pont Mirabeau)記錄他個人的失戀哀歌，學者們於最近發現阿氏曾與好幾個女人戀愛過後才知其詩中之意義；另一首長詩〈特區〉(Zone)，內容說他厭惡西歐的羅馬希臘傳統的舊世界，基督社會中魔鬼潛伏著，他已深入每個人的潛意識；阿氏雖然是天主教徒，但在詩內攻擊西方的幻覺，大談邪教，他鄙視科技世界，看到環境的污染，仰慕中國的文化，視西方文明只不過是一小小的特區而已！《醇酒集》影響詩壇甚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從軍，

任步兵少尉，並獲得法國公民權利。1916年頭部受傷退伍，再回到巴黎時發表一部象徵性短篇小說《被殺害的詩人》(英譯The Poet Assassinated)和另一本新詩集《美好的文字》(法文Calligrammes)，貫穿詩集的是戰爭描述和他在一次新的戀愛事件中的感受。在該詩集內並有了圖象詩如“鳳”和“心臟”的創作，這是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得來的靈感和技巧。

他因曾在戰壕中負傷而體弱，死於流行性感冒，死前曾向醫師慘叫大呼：我要活下去！我還有許多話要說，有許多事要做！

他的劇本《蒂雷西亞的乳房》(英譯為The Breast of Tiresia)是描述一色情狂的窘困的劇本，影響了艾略特的《荒原》，他稱之為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這是首次使用的名詞，他在作品中進行大膽的技巧實驗：圖案、利用巧妙的排版和語言的特殊組織，令歐洲人驚訝。雖然19世紀詩人奈瓦爾G. Nerval是最早象徵派和超現實主義詩人之一，他還會論證夢乃是日常世界與超自然活動之間的一種手段，但在象徵主義的頹廢年華的末日而崛起的阿保里奈爾，卻被稱之為是超現實主義的前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散文詩是以散文句式來寫的詩，從這個意義來理解，當下所謂的“詩”，除了一些仍在押韻以及許多必須借分行來增強節奏、意象跳躍較大的外，餘下的大部份嚴格來說都是散文詩。散文詩首重詩質（其實那一種詩不重詩質？）讀者不妨作一個小小的實驗：把好的散文詩作適當的分行（可能要刪去一些聯貫的語句以示跳躍），好詩依然是好詩！反之，將一些其實不必分行，虛有其表的“詩”重新連貫起來，馬上就原形畢露。新大陸本期推出的散文詩專輯，不能說全是好詩，只是作為長期推動散文詩創作的又一個波濤而已。歡迎大家繼續來稿，一俟稿源足夠，另一個散文詩專輯將陸續推出。

●感謝詩人章治萍代組的《詩家園論壇專輯》。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代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新網址：www.newworldpoetry.com 自今年起將是永遠的地址，請大家鎖定瀏覽。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繼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鸚鵡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楊 子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洛杉磯德維文學協會主辦，日本本栖寺及台灣《人間福報》協辦的“佛學與文學之交匯”已於5月11-12日在風光優美的富士山五湖區本栖湖畔本栖寺成功舉行，參加者有來自美國、台、港和當地的學者和作家20餘人。美國的黃美之、鄭慈予、張錯、陳銘華等會後並到東京作順道遊。

●美國德州《中南報》的《風笛詩社》特輯於六月初第67期開始，將易名為《尋聲詩社》並維持：陳耀祖、余問耕、施漢威、李思達、石鈴、秋夢、夕夜、心水、婉冰、銀髮、仲秋、藍兮、尹玲、方明、逸子、振嵐、燕子、陳國正、黎冠文等詩人支持。另有越華詩壇一眾年青詩人約三十多人參加的行列。今後特輯依然由冬夢主編，以扶掖越華詩壇後學為宗旨，並於六月中旬提供《尋聲詩社》網頁。

●第23屆世界詩人大會於去年11月24日在臺北舉行，《世界詩選》並已出版，新大陸同仁非非的英詩被收錄。

●詩的亂世與盛世：現在詩3 徵稿

繼《現在詩2來稿必登》那場狂歡暴動，以粉紅色貧民區無政府亂碼使人心煩意亂又加速入眠既前衛又性感的姿態登上誠品年度最佳編輯概念獎之後，繼續挑戰詩與詩刊極限的《現在詩3》，又將以何種面貌出現呢？這一次我們等待你最好的或是最匪夷所思的詩……最懷才不遇的詩……經歷過暴動的或錯過狂歡的，我們都歡迎你將絕不輕易示人的壓箱力作給《現在詩3》發表，讓我們共同打造一個終將到來的詩的亂世與盛世請寄：ontime_poetry@hotmail.com 或：新店碧潭郵政第70號信箱。截稿：2004年7月1日。預計出版：2004年12月。

●中國首創詩畫合一的靈異之作《巴別塔圖騰》已由東方出版社隆重推出，此書由多次獲國際大獎的實力畫家李雲楓精心繪製，著名詩人屠岸、殷龍龍、樹才、白連春、君兒、劉強本、天樂、梅花落等傾情加盟，本書以一種遠景的俯瞰姿態滿足了我們心中逐漸復活的欲望；以一種強烈的信仰和堅持拉近了我們同生命本源的距離。所有繪畫作品以黑白作為一種載體，被賦予了更為廣博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讀者在裏面可以看到月亮裡的嬰孩和佛陀的手印出現在荒涼的冥想之地，可以感受到陽光到達大樹的瞬間的刺痛和河流在樹林的尖叫聲中的流淌，可以觸摸到午夜咖啡的粘稠和行走糾纏的線條的舞蹈……這是一本關於夢幻的備忘錄，將為你開啟另一個世界的大門。

郵購：102600 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鬱花園2裏2號樓2單元101室，任學軍（收）。定價：8元\$（海外含郵資），30元\$（大陸）。李雲楓個人藝術網站：www.liyunfeng.com。